

古逸丛书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嘗

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韋述東都說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

若天闕焉魯嘗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嗣也謂治

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屆

洛陽勅於鷓鴣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也隋大業中改

天下寺為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

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

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至唐復為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

一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

也重陰匝寒之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為人籟靈籟即風也靈者善也如雨曰靈兩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

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月林散清影

清此言奉先寺之風聲月影皆佳致也天關象緯逼

王荆公改天關作天關蔡興宗考異作天關以余觀之皆非是乃臆說也按洛陽天關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鞅納王

使汝寬守關塞杜預注洛西南關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東一百

八十里有龍山即禹所鑿三秦記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

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龍門者乃天關門也天有九關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關勢逼於象緯

矣庾肩吾禹廟詩侵雲似天關雲臥衣裳冷

山高則多雲霧夜宿此寺如臥於雲霧之中而衣裳皆冷潤也鮑昭

升天行詩風餐香欲覺聞晨鐘

松栢雲臥恣天行令人發深省

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為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

晨鐘令人深有所悟其亦香岩道吾之儔得於聲聞緣覺者耶

贈李白

李白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

東都洛陽也

所歷厭機巧

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再陷之後民物貧窘

故機巧趨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詩魏葛屨其民機巧趨利

野人對

羶腥

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

蔬食常不飽

謂物之藪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

下園曰青或作菁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

飯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飢飯法方授王褒訊音

迅注云飢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餐浸而暴之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為之彭祖云

大宛有青精先生清靈真人注曰南燭冬不凋春青色味珍好亦為青精也又登真隱訣圓散十法中五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

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真隱訣神仙王君青飢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青

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油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台填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燭草木樹木

而葉似草一名侯葉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飢飯方又伯高常服青飢飯隱處方臺真誥霍山有道士鄧伯

元授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又云故服飢否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飢字郭忠恕佩鱗云師申州水名飢為飯名陸龜蒙用青精飯對白袂裘皮日休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飢飯移時空映白檀香之句飢內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作迅季林新編云注此詩者曰

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庚郭之形骸枯槁或椽飯青羹
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按青菜為羹謂之青羹字書青羹
菁也書所謂菁菁禮所謂菁莪即此物也南書蓋用道書中陶隱居
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飯飢音迅謂餐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
飯暴乾其色青如鸞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南所謂菁精飯也神
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
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
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為菁精則誤甚矣夢弼謂菁精乃神仙之所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菁精亦若天黃地黃
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地者為地黃生于中者
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好苦乏大藥資十園曰大一作買葛仙翁語弟子張恭云吾不
得治作大藥今當尸解去又丹書抱陽山人藥

證曰夫大藥者須鍊砂中汞能取金裏金黃金為根帶水火鍊功深
又云金為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張道陵得黃帝九鼎法用藥皆禁

費錢帛家素貧乃不就陶隱居以神丹可山林迹如掃藥有大
成常若無藥白樂天詩恨無大藥駐朱顏

亦有小大也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
南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菁精食之亦可以駐顏

色奈何山林之跡如掃謂兵火之後李侯金閨彦李侯拍白也
絕無人煙蓋漢東都之不可居也

翰林故云金閨彦也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彦
也彦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嘗供奉

脫身事幽討

幽討謂窮討幽趣也唐書白傳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幣放還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是也

亦有梁宋遊

有一作在梁古大梁今東京汴州也宋古杞國今南京應天府也白時得還與甫同在洛將適

梁宋也後在梁亦與甫同遊按集有遺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至問唐書李

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方期拾瑤草梁地有香爐峰神仙窟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夫如字語詳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作天謂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也岱宗岱山也今屬兗州

升中告岱于此是齊魯青未了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山為五嶽之長也

未窮故云造化鍾神秀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言天地鍾聚神

青未了也台者山岳之神秀也造化鍾神秀秀之氣于此山也晉孫綽天台賦序天

陰陽割昏曉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湯

曾生曾雲湯他狼切條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扶積疊

而編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消水蕩其曾公亦借用之

必決皆入歸鳥皆前智切目睫也言山之高觀望之遠目皆決裂

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登臨山之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狀衆山

知尊乎泰岳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

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冬心上篇孔子登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兗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

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乃建封也論語鯉趨而過庭

孤嶂秦碑在史記秦本紀始皇

山與諸生刻石荒城魯殿餘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恭王餘之所立曹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皆
頌德李斯作文見隳懷而靈光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躊躇猶豫也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震

雷翻幕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驟雨落河魚一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驟雨落河魚

溪座對賢人酒魏志徐貌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邀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貌曰中聖人達

白之太祖太祖怒甚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門聽長者車

清者為聖人獨者為賢人邀性修謹偶醉言耳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傳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相邀愧泥濘濘乃

定切騎馬到塔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薄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纂要天地曰二儀

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城遙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噉噉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龜鼉力

謂無足物

以為橋梁也汲冢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龜鼉以為橋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龜鼉以為橋梁

空瞻烏鵲毛

淮南鴻烈傳烏鵲填河

燕南吹賦畝濟上沒蓬蒿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

徐關今齊州為水所浸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

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為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

白屋留孤樹

白屋已漂

矣惟孤樹存焉

青天矢萬艘

天或作雲艘蘇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漲船行之速也

吾衰同

泛梗

梗古杏切木名

利涉想蟠桃

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利涉望之也山海經東

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

賴倚天涯釣

賴倚一作倚却

猶能制手巨鼉

擊天列切挽也南以擊鼉比戩司之大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恃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負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毒之訢之於帝帝命禹疆使巨鼉率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五山始

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率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

劉九法曹鄭瑕上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宣城詩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掾曹乘逸興

鞍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壁

晉潘岳字安仁少号奇童夏侯湛字孝若

幼美容觀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

吹尺為切噓也古今

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鷟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雀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

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芸楊望行人十曲也

泓下亦龍吟

一作樽酒宜如此人生復

至今白頭逢晚歲相顧一悲吟泓鳥宏切下深兒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氏起氏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已上人茅齋

或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

秋興賦序偃息不

可以賦新詩
枕簟入林

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

江或作紅白羽謂扇也南史張勳弱冠知名道士陸脩靜

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王彦輔云釋書楞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為羽名曰羽蓮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蔓

作夢或作弄皆非也。天棘即天門冬也。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声相近也。葉又酷似青絲而僧居多種之本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如面香極枝細而疎骨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為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誠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柳為天棘偽言耳。蓋欲人无所稽考也。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甫蓋言我空忝為許詢之流。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維摩詰經支遁許詢諸人共在通一藝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難衆人莫不拊弄。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甫美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

能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

余亦東蒙客

東蒙山名甫時寓充時也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

此暗用事也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述列琨情好綢繆共被

而攜手月同行

月或作日詩衛國風攜手同行

更想幽音處還尋北郭

生

北郭生指范十隱居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

言无塵俗氣也落景聞

寒杵

落景謂斜陽也江淹雜体詩徘徊踐落景

屯雲對古城

廣雅屯聚也

向來吟橘

頌楚詞屈原九章橘頌后皇佳植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

固難徒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

難操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冒修媵而不媿兮嗟尔幼

志有以異兮獨立不迁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

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无私參天地兮願歲并

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虽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

置以為像惟欲討尊羹尊羹音純水菜也甫咀味橘頌之作也張翰

囹府囹時執權翰畏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羹鱸魚膾

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

草草部尊生水中葉似鳧春夏細長肥滑三不願論箸笏悠悠

月至八月為絲尊九月至十一月為猪尊

滄海情甫無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宛於爰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鋒稜瘦骨成魯作秀謂馬以神氣

竹批雙耳峻批匹迷切擊也後魏賈思勰相清吻不在多肉也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空闊謂遠也

真堪託黃伯仁龍馬頌

死生漢劉備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

的盧今日死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躍三丈遂得過又晉劉叔

之為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驍騰有如此顏延年補白馬賦品藝驍騰萬

里可橫行

畫鷹馬

素練風霜起風一作如蒼鷹馬畫作殊作臧各切又側箇切造也攬身思狡

兔攬與悚同懼也晉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側目似愁胡鷹產於岱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孫楚

鷹賦深目蛾眉壯似愁胡隋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條鋌光堪摘條他刀切編絲繩也鋌辭慈切圓轉

軸也言昼之條鏡光悅而可摘取也軒楹勢可呼言畫之勢可呼以獵何當擊凡鳥毛

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魯嘗曰嵒玉篇助麥切鄭印謂嵒當作厝資昔切

奉懷李負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跳徒聊切躍也暫遊阻詞伯詞伯謂詞人之長指李負外也却望懷青關青關地名李負

外之所居也
靄靄生雲霧
唯應促駕還
謂天將雨故督車馬速歸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北海郡唐之青州也歷下亭在齊州唐之濟南郡也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邕起為括州刺史而後云上計京師以讒嫉不得留山為汲郡北海太守杜田云齊州使園今猶有亭子時邕為青州刺史甫陪宴于歷下故作是詩也

東藩駐卓蓋
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今之太守即古之諸侯為王藩屏者也駐卓蓋謂留治于此郡也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卓蓋朱兩轡

北渚凌清河
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清河海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

右此亭古
一作內海在東而州在西故濟南名士多謂之海右亭古言作之之久也

濟南郡名士即詩題所謂邑人蹇處士等是也
巫山已發興
玉佩仍當歌
脩竹不受暑
交流空湧波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
落日

將如何
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奈何只未闡而賓筵將散日已西頽故嘆也

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重儲用切再也貴指言李邕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

天地間勞形躰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
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南所張惜也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

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

序唐李邕傳邕天室初為汲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
負外郎出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按此亭乃之芳

所創是詩乃邕
為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吾宗指負體物為謀良美吾宗人稟神秀

其謀謨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之智也陸機文賦射物而幽亮形制開古跡舊有此亭而之

甫有詩云海右曾冰延樂方謂重陰沍寒之氣排煩暑爽情

思可以歡引歡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謝靈運詩我裁曾冰食曹植鬪雞詩主人寂無為眾賓進

樂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極為雄壯又襟帶濟水巨

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為雲雲莊即雲氣屯聚如莊然莊者屯聚之義眇言襟帶之遠也高興泊煩

促謂陰涼之氣爽人也張茂先答何邵詩煩促海有餘永懷清典常言之芳以常道化民風俗肅清人懷

其惠永永不忘也詩維
以不永懷易既有典常

含弘知四大含弘者謂古城廣遠無所
不包足見其有四大之制

出入見三光易坤卦含弘光大老子
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

負郭喜粳稻粳稻彭切粳
稻屬稻稔也

安時以望而見之漢班孟堅典
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歌吉口祥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帥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
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為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莊子大宗師篇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世篇吉祥止止

也是時乃邑唱之於
前而甫和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解舍中
大池是也水北曰陰按地理志

亭居鵲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
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是也

跡籍臺觀舊觀古玩切諦視也此亭乃圖籍所載後齊築作
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敞以新亭也

氣溟海嶽深城憑太岳襟帶滄海海嶽
之氣溟濛然而深邃矣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堞徒協
垣也之芳疏鵲湖種圓荷修飾堆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
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忘以為勿剪勿伐也

芳宴此

時具

具今作俱謂賓客畢集于此也謝

哀絲千古心

絲一作

謂琴瑟之音哀然也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觀今

主稱壽尊客

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為壽

筵秩宴北林

謂此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

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不阻蓬葦興得兼梁甫吟

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

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蓬葦葦言甫自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

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土之音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益無思鄉

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為如之何

猶得兼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三齊略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

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田疆古

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

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

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

功而食公孫接曰一搏特獨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

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麥熟經時雨蒲黃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白露降遙

想舊青檀想一作憶幽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青檀而思故鄉也晉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入室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青檀我家舊物可及置之羣盜驚走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謂蕭何也梁日帝

王孫謂蕭衍也蘊藉為郎父東觀漢記桓榮桓恭有蘊藉魁梧秉哲尊周勃

傳魁梧奇偉書酒誥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傾倒也使後輩見之皆傾倒也風雅藹孤鶩

鶩虛言切飛率貌言宅相榮姻戚蕭兄乃甫家從姑之子故有宅相之語晉魏舒字元陽少

孤為外家戚氏所養戚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尚書郎北史李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

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兒童惠討

論方兒童時得蕭兄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

厥後謀拙每媿諸昆甫
與蕭乃姑舅之昆仲也
漂蕩雲天濶
言相去遠遠也
沉埋日月奔

謂光陰易失也
致君時已晚
懷古意空存
如伊尹之致君若為堯舜也

中散山陽鍛
鍛都玩切小冶也山陽漢屬兖州晉嵇康為中散大夫居山陽康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

欣然旁若無人鍾會造
愚公野谷村
愚公谷在青州臨淄縣韓非子昔齊威公逐鹿入谷

問父老此為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
寧紆長者

輟
謂當時子美在充青之間自以為其居僻矣而蕭兄來顧之也或又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隣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

多長者
車輟
歸老任乾坤
言無求於人也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負外季弟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
按唐書之問弟之悌之遜為連州參軍不言為執金吾宋之問集有溫泉

莊卧病詩多病卧茲嶺寒寥倦幽獨賴有嵩亡仙高枕長在目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
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

首陽祠陸機洛陽記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
阮公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枉道祇從入吟詩

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向一作看淹留駐迹之義甫枉道來過為之淹

留欲問耆老負外平日之事而負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

將軍樹美金吾也後漢馮

異傳異為人謹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屏樹下軍中号為大樹將軍

悲風日暮多

復悼金吾之已

死矣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刘儀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鮑照月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

衣露淨

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古樂府看書法

燭滅看劍引盃長

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茗因話錄徐世長看劍飲酒酒酣舞劍醉不知止

詩罷聞

吳詠扁舟意不忘

言其聞吳人之詠故有扁舟五湖之趨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雲衢俞成元德校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杜詩卷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

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按唐書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宅

緣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監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為太清宮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

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号玄元皇帝廟開元末廟北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

內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

各致立玄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為宮一年西

京改為太清宮東都為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

配極玄都闕

配極玄都闕

配匹也極謂此極也闕閉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靈乃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

廟憑高禁籓長

高一作虛一作空侯書音義禁苑之禦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祀

嚴具禮周禮分官守祀注遠廟曰祀王之所藏也**掌節鎮**

非常其廟也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碧瓦初寒外**碧瓦以

瓦也初寒拍冬日也**金莖一氣旁**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柏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山河扶繡戶**言繪畫之麗也鮑昭行路雜文窻繡戶垂羅幕**日月近雕梁**棟

宇之**仙李盤根大**李拍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先姓老君拍李木曰此為我姓本行

經曰太上道君既託供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太極左仙公焉

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至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而度開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

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李詩曰盤根相竊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猗蘭**

奕葉光趙子操曰此以紀元之盛美老子之生拍李木為姓唐

猗二長為累世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實記漢武木生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竟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

戶牖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世家遺舊史**遺一作隨司馬遷道

德付今王封氏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孝者習之**畫手看前輩吳**

生遠擅場

名畫記曰六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

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狀自為一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

利初任交州暇上縣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

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張衡東京賦秦政利甯終得擅場

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都二十餘方里地

下有四柱廣十方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五聖照龍衣

聯晉作連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

之所製音巧精嚴壁有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爭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千官列馬行

斷吳生畫東都立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雷心奪造化居神品之上也

冕旒俱秀發旌旆

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盡飛揚翠栢深留景

言栢葉歲寒不彫也

紅梨迥得霜

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風箏吹玉柱

詩言風揚奏樂之韻也柳渾七夕

露井凍銀床

史記本傳老子

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練汲寒漿

身退卑周室

周守藏史見周史轉為守藏史周

之衰遂去刘向列仙傳李耳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周

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經傳拱漢皇

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責以不屈公

即躍在虛空中帝即稽首禮謝公即授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曰余注是經千七百年凡傳二人連子四矣
死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也養拙更何鄉無何有之鄉
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龍門 韋述東都記龍門号双關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 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

氣色皇居近 皇居謂洛京也 金銀佛寺開 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

色世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 水陳作陸 相閱征塗上 閱

也生涯盡幾迴 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 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眾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

託於段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古曰律詩拘於声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尔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駢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无所留歸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為声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為唐元宗作元宗承太宗末

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初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揚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山吐蕃為患者元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麟麟

麟離珍切麟與眾車也也詩秦國風有車麟麟

馬蕭蕭

詩車攻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

各在腰

行人謂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咽

賤又木蘭辭百巨碎耶娘去暮宿黃河邊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空

起故橋為之不見也下園曰秦獻公元年城櫟陽徙都之往今萬年是也又孝公十一年作為咸陽築冀閔徙都之韋昭云秦所都武帝

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閔中記孝公咸陽今渭城是也謂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各咸陽者山南曰陽城北亦曰

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嶷諸山之南故曰咸陽

衣帝前僕揚揮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哭聲直上干雲霄

北山移文干道旁過者

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點行之法頻也豈知成周之制用民不過三日者乎

或從十五北防河

防河謂築堤備

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於農之意也

去時里正

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元宗數出兵故

與裹頭

里正即今保正蜀亂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俱戰亡又括鄉里小小為之里正與裹頭環甲歸來頭

白還戍邊

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已白還又戍邊疆蓋言役使無已也鮑昭東武吟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邊庭流血成海水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皇開邊意未已

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

百州

杜田云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何北為山東甫意託武皇以刺玄宗也是時揚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為將領漢陽突騎牛事變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

賊無復唐有元宗殊不悔悟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

千村萬落生荆杞

廣雅落居也阮嗣宗詩堂上生

荆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丈夫出征雖婦人代把犁鋤奈

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也

况復秦兵

耐苦戰

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

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一作役夫心益贖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

關一作隴一作如今縱得休還為隴西卒關西指函

縣官

云急索

一作縣官急索租者非也索色責切取也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六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租

統從何出

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其急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萊

多荒將何以供其來乎

信知生男惡

惡一作兒揚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隴民歌曰生男謹勿率生女甫用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山之家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比隣

得一作是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孔云生男埋沒隨百草生男人之所喜

生女入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惡生女為好蓋男兒充丁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隣或時相見此皆有所感激

而為是

君不見青海頭

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立功也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

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渾密近蘭鄯

古來白骨

無人收

公言口者蓋託之以興也左氏傳吾收尔骨焉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滿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新鬼煩冤舊鬼哭

左文公二年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寵

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龍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龍盡收葬之風

賦悒悒煩冤

天陰雨濕聲啾啾

聲一作悲青海軍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王賓

枯骨當世歸其仁今元宗婁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者不復收葬使
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
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
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踵也楚詞山鬼篇猿啾啾兮又夜鳴
雷填填兮
兩冥冥

今夕何夕歲云徂謂歲除夜也詩唐更長燭明不可孤

言夜水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言長安旅中少兒相

與博塞為歡娛博塞一作賭博塞先代切字正作塞行棋也謂

古者烏曹作博說苑塞行棋相賽謂之塞也前漢五言壽王以善格

注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安博經曰用十一棋六棋白六棋黑

所擲頭謂之擲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白刻為二畫者謂之黑一從

不畫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格五者鮑安博經曰塞有五憑陵大叫

呼五白五白即今之骰子也左傳憑陵散邑石苞與孫皓書憑陵

此三成梟而半呼五白此二百制犀比費白日此季良注琨蔽袒跣不

肯成梟盧盧一作半梟盧即今之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猪有

玉箸也五百博齒也梟勝也半梟勝也謂勝而呼股子數也

豹是也蘇代謂魏王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

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石季龍伐涼涼威公重華用謝文為將軍夜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方餘人並黑憤以還唯劉裕及毅在毅以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吞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声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宝与韓黃李根等博蒲蓋之曰出云博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尺盧祖暕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

邂逅豈即非良圖

如劉毅慕容等皆一時英雄猶如此蒲博則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

裕以下成事實以卜富貴也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僭石輸

百萬

僭与擔同僭石言一僭一石也儲无僭石家至貧也劉毅家无僭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衣窮時後率大事无不如

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可已邪甫貧賤中虽有大志觀自言致君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

祖暕不肯成梟盧也南史祖暕聞劉毅起兵曰毅家无僭石之儲擲蒲一擲百萬其率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僭石之儲者闕卿

相之位楊雄家无僭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嬰為僭石受二斛晉均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廢僭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僭丁監切言

一斗之儲方言作僭云堊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僭郭景純注曰所謂家无僭石之儲者也埤雅曰大鑿也字或作僭音丁甘切說文

負荷也後漢宣秉无僭石之儲注今江惟人謂一石為一僭僭音丁監切

今

春日憶李白

下園曰李太白才逸氣豪馬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絕薄殊極沈休

文又尚声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與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東於声律併優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大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

敵一作敵

飄然思不羣清新度開府

庾信本集序開府司

宗庾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魚者宿文更新奇又云庾信為車騎將軍開府

俊逸鮑參軍

沈約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賅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尽不然也又

云昭為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然故公詩有是句蓋有識也

渭北春天樹

謂北南所居也

江東日暮雲

江東白之所居也

何時一罇酒

沈約詩勿言一罇酒明日

難重傾子孟浩然亦云何時一罇酒重馬李膺傾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

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

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欽岑

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

是詩数字无

一簾功盈尺

簾土籠也書旅
藝功虧一簾

二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

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

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
竹是也又謂之孝竹迷異記漢章

帝二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時謂之
孝竹群臣作孝竹頌即南中子母竹也

香爐曉勢分

即詩序云
承諸焚香

是也

維南將獻壽

詩天保如
南山之壽

佳氣日氤氳

易係辭曰
天地氤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丁耕切伐木声也
詩小雅伐木丁丁梁

王籍入若耶溪
詩鳥鳴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南言冒雪以
訪張氏也

石門斜日到

林上

言張氏所居幽遠也謝
惠連詩落雪澗林上

不食夜識金銀氣

公言以不貪
故夜識其氣

象也史記天官書大水外敗軍場破国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
遠皆有氣不可不察地鏡圖黃金之氣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害朝看麋鹿遊

遠于願切離也公言張氏全
身遠害於此去麋鹿同遊也

乘興杳然迷

出處甫言不以出對君疑是泛虛舟虛舟以喻虛己以遊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魚有編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之子指張氏也詩王風邀人晚興留霽潭鱣

發發霽一作濟鱣諸延切魚名發比未切春草鹿呦呦鹿食

呦呦而求嘆喻張氏之相招也杜酒偏勞勸魏武樂府可以張

梨不外求言宴飲唯園果而已意勤不必豐其物也廣志洛陽

北芒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閑居賦張公歸醉每無愁謂盜賊之險可慮

鄭駙馬宴洞中唐書睿宗代國公王名華字華婉下

生下嫁鄭潛曜潛曜有孝行廣文博士鄭度之姊公集

有鄭駙馬池臺喜過鄭廣文同飲詩繫曰駙馬潛曜公

又有皇甫淑妃神道碑公時白衣天

寶十載始上三大禮賦起家率府

主家陰洞細煙霧主家謂公留客且宴簞青琅玕琅玕石之

謂簞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山海經崑崙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本

草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大齊寶也琅玕五色青者為勝出雋州

以西為白蛮國中及于鬲國亦雅西
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璽琳琅玕焉
春酒盃濃琥珀薄琥珀屬

此言以琥珀為盃也前漢罽
賓國出珊瑚虎魄琉璃琅玕
冰漿椀碧碼碯寒碼音馬碯乃

言以碼碯為椀也南有渴病故喜有冰漿也魏文帝碼碯勒賦序碼
碯出日西或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

漿
悞疑茅屋過江麓茅屋已入風磴霾雲端磴丁鄧

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梁冀大起第舍飛梁石凌
跨水道文費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象天井
自是秦樓壓鄭

谷王彥輔曰谷口斤駙馬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

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有文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日教弄

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聲鳳皇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
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隨鳳皇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

簫聲篋書篋有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其字也
真子真不訕而終三輔决録云子真名撲子真其字也
聲珊珊指公主之環佩也時聞雜佩

李監宅供本作李監鐵趙俊曰按靈樞録李令問開元

中為秘書監好服飲玩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
有異味重之句乃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王孫謂王者之孫亦相尊豪家意頗濃屏開

金孔雀前漢罽賓國出孔雀鄴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鈿屏風

為婚長孫晟貴盛嘗畫一孔雀於屏間以擇婿今射中目者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搜神記謝靈運盛水朱符投之

座皆遍魏志黃尚為司徒與司

異味叔元女時人謂相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

李字文英與李元孔俱娶大尉桓為女時人謂相叔元兩女俱乘龍

又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力學隱徂徕山永王璘稱兵

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則身著道蓑敗名後為潭州

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仔給事中御史

大夫使李懷光於河中遇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輩同

居但徠山號竹林六絕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

莊子在宥篇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

東將入海隨

煙霧

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李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遊江東故也

詩卷長留

天地間

一作書一作詩

釣竿欲拂珊瑚樹

珊瑚似琉璃有五色青者可入藥為上生海底

漁人常以網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賦詩有文集行于世號徠徠集今遊江東以魚釣為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惟餘詩集留人間與天

地相為長父而已西域傳罽賓國出珊瑚南州志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

深山

大澤龍蛇遠

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美恐生龍蛇以禍其族巢父棄絕房色曠養精氣

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子女淑族矣杜預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

春寒野陰風景暮

一作花繁

草青春日暮此序執別之時春已暮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

蓬萊織女迴雲車

一作乘

指點虛無是征路

一作虛無

自是君身有仙骨

謂神

仙之境樓臺殿閣皆變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迴轉雲車以邀之必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

征路即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尔而骨當
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告以要言又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作炭
忽有一人焉青語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故以此
書授汝盛引之荆州記鵝羊山石皆成鵝羊形二年日有威少知者年
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而人報其
其兄兄至山見少知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世人

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一作我欲把富貴何如

草頭露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易晞草頭露言不久
日出即乾人生富貴不能長享盛言如草頭之露朝延重借

巢父名節節公欲父留之奈巢父輕視富貴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
歸也按于寶真搜神記挽歌辭有慈露高里一章言人命如慈上之露

易晞其一章曰難上朝露何易晞蔡侯靜者意有餘靜謂蔡侯之為人恬清

夜置酒臨前除除庭罷琴惆悵月照席按琴曲有別鶴

帳蓋借別也幾歲寄我空中書空中書富謂應傳書耳因謂巢父此

南尋禹穴見李白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上李白時在會稽

南遊江滄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略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
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曰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

甫問信今何如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托道

入海隨煙霧書卷長携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欲把袂苦留君
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多龍蛇花繁草青春景暮仙人玉女迴
雲車指點靈无引歸路若逢李
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忘无放切遺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二
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樹韓子之言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
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短褐風霜入

作祖音督布衣也前漢貢禹短褐不完顏師古曰祖者謂僮豎所著
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揚雄方言自闕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祖也

還丹日月遲還用謂九轉靈用也九編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
使延年此言白有仙風道骨所燒還丹亦可以遲

延日月然後成也神仙傳劉根
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也 未因乘興去晉書王徽之嘗居
山陰雪夜忽憶戴

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
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空有鹿門

期公自言无因乘興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李白有效龐德公
隱鹿門山之期約也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岷山之南

後携妻子登鹿
門山採藥不返

飲中八仙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

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且重押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正李白

墓碑公及實監汝陽王出桂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裴豈范別有所據邪

知章騎馬似乘船

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

此之人迫近羌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

馬似乘船此倒用文乃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鵠高

花落井水底眠

井者日月也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眠花落井

眠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吳筠詩夢中難言見絲成亂眼花

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

器懇遜儲位封為益王薨謚曰遜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璣二歷太僕

卿天宝初加特進朝大言朝天子也按唐史拾遺汝陽王璣嘗於上

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璣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意至此

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道逢麴車口流涎麴車載

王璣詩又有贈特進汝陽郡王詩

王璣嗜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與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

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葢醜酒日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晉陸

撥百年敬自舌獨鏡口流涎白樂天詩恨不移封向酒泉

唯也言恨不移封向泉亦以盛之也以其宗室受封汝陽矣猶以

酒泉郡城下泉味如酒欲移封也見魏車而使流涎其好飲之急也

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

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一巨羌姚馥嗜酒人呼為渴羌

擢為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不復呼渴馥辭封地即任酒泉太守

左相曰興費萬錢

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如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

賞書快公務庭无留事天元宝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

自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益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言曰

只費萬錢者如何曾日食萬錢謂每日之興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

云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即貶死袁州而公天寶十載方以獻賦得

官疑非相與周旋者但能飲耳晉何曾為司徒性奢豪日食萬錢猶

恨不移封向酒泉

王李

改陽

王李

改陽

王李

改陽

王李

改陽

王李

改陽

飲如長鯨吸百川

飲如長鯨言其飲之多乃所以戲

筋如千里小者數丈最

銜盃此子美止用適之之詩語也夫酒有清有濁清者為聖人濁者

為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

之政事故適之以退適賢路為辭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金退避以酒

宗之瀟洒美少年

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

與承精術

不孟傲

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略笑傲旁若無人阮籍詩朝為美少年何遜詩長安美少年

天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晉阮籍字嗣宗性至孝

眼由是禮法皎如玉樹臨風前皎如玉樹言姿質素白美丈夫也

蘇晉長齋繡佛前蘇晉字處明晉書蘇晉字處明晉書蘇晉字處明

國所下制命多晉稟定景龍文館記譯大宝積經時修文館靈藏用

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与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受也

蓋亦勤佛即今世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

有者故甫醉中往往愛逃禪而禪謂逃去李白一斗詩百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宝初客會稽与

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嘗酒日与人飲醉於

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

水麗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嘗况醉殺上引足天子呼來不

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

上船船或作自稱臣是酒中仙不上船者不即時上船以其

碑元宗返白蓮池白不在舟帝歡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集有詩贈白曰龍舟後棹晚蓋謂此耳或以蜀

人呼衫衿為船蜀方言無張旭三盃草聖傳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吳都張旭官至

東率府長史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

水中乃下筆醒後自以為神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

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土宿文志曰

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孝尤好草書李崔杜之法家之布帛必先

書而後練臨池亭書水盡黑為壯脫帽露頂王公前張旭時人

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脫帽露頂王公前號為張顛

為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

卓羊曼相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逸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揮毫落

他人決不敢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揮毫落

紙如雲煙嶺南揚州詩動翰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

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與白曠為酒中仙口吃對客

贈韋左丞丈濟

嗣立之子天寶中濟受尚書左丞見素乃羨之子天寶

十二載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上幸蜀

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註云見素此詩

贈韋左丞是為濟也杜田云左丞韋濟也唐書韋思謙

高宗時為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鸞臺三品子承慶

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
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
世居

左轄頻虛位

按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舊唐書
劉洎疏曰尚書萬幾實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

轄八座比於文昌
故左丞謂之左轄

今年得舊儒

皆以紀
韋文也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

臣一作官漢韋賢及子
文成皆以經術為相

時議歸前烈

前烈前輩也指
韋爵兄弟是前

輩為時議
所歸也

天倫恨莫俱

天倫兄弟也此
悼韋常之卒也

鴿原荒宿草

韋嗣
立傳

二子常濟知名又融為常有經濟才擢侍御史出為陳留太守故有
是句詩棠棣脊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篇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

而不哭注宿
草陳根也

鳳沼接亨衢

言累世為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為
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父

子並為宰相故有是句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
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皇池魏徙中臺郎

視草職于秘書晉乃曰中書政事機密如僕尚書郎執筆禁中晉人
以游霄浴鳳丹池比之他以比省鳳以居中英豪自比中書四戶起

於晉西王母大有妙經曰泊海豢龍丹池浴鳳管謝元暉直中書詩
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情響下伯玉赴中書省詩躍麟鳳池中揮翰紫

宸裏范雲贈王中書融詩
拜官青瑣閣還望鳳皇池有客雖安命

甫自謂也莊子德充符
篇知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衰容豈壯夫

揚子吾子篇附錄

家人憂几杖

几老者之

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為家人之所

甲子混泥塗

左氏襄公三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二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召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

還來謁大巫

大巫

也吳志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嘆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此少於文

章而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談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

氣不

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老驥

飢鷹待一呼

老驥飢鷹皆喻也吳志陳登謂

伏櫪志在千里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一作折骨效

則為用飽則賜去孫

杜位宅守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林甫之婿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守歲阿戎家

戎王叔原作戎蘇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戎字濬冲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

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籍每適渾戲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脚語不如與阿戎談按蘇子瞻與戎子由詩有云頭上春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蓋以戎為咸也余考之甫集又有送相二別駕因示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老斑鬢

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戎者亦未是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

花頌曰吳穹周廻二朔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崔寔四民月令正月率妻孥上祭祀相祿子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指觴奉壽放效如也周處風土記正旦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度信止日詩椒花逐頌來

簪喧握馬言朋友會宴也易列炬散林鷗言炬明而鷗鷗鷗飛四十

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公於天寶九年冬預朝賦明年奏三大禮賦表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仕之

年官猶未定宜其感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莊子養生篇

戴之切故有是句

而無涯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素

范温以此詩為韋見素趙僕以此詩為韋濟魯言又謂
集又有上韋左相二十韻自系曰見素未知孰是若從
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
當題曰左丞按唐書濟本傳極天寶中授尚書左丞見
素乃湊之子襲父爵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
書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
西詔兼左相子調鄂位至給事中孫觀為尚書左丞及
之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
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年獻
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鄜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
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
瑄以宰相總兵與賊戰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為賊所
敗由是得罪用上疏論瑄不宜發肅宗怒貶甫為華州
司功甫既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為山東之游遂作
此詩詳韋左丞明已无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
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蓋謂此行為尋李白故也

紉袴不餓死

紉胡官切素絲也袴舌故切脛衣也班固傳序班

好也束哲之居釋擬客難丹墀

儒冠多誤身

紉袴謂貴游子弟

步紉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 儒冠豈能誤身甫蓋有激

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甫蓋有激

而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軍功取封侯其子弟自襁褓至于

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懷甲出戰皆寂寥不用以此

誤身者多矣按集甫有贈鄭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

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腐儒又送楊判官曰儒衣山

鳥恠者皆款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蓋軍兵之際山鳥見儒衣

猶且恠駭甫以此時唯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乎記儒行篇冠章甫

冠之 丈人試靜聽 賤子請具陳 丈人尊長之稱指韋文也賤子

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吉則崇單于曰爰天子我

丈人行又王邑清乃賓安京稱賤子後從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

上壽蕭太后尊 甫昔少年日 少一作妙 早充觀國賓 充一作就

禮表具陳茲啓 甫昔少年日 少一作妙 早充觀國賓 充一作就

杜詩卷三

破萬

下筆成章孔文率表賦料揚雄敵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賦甚麗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為式乃作詩世說魏文帝嘗令弟東阿詩省子建親王曹植七步成詩植字子

建余謂甫以揚雄之賦与己相敵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李邕求識面

李邕江都人唐新書用少貧不自振安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初邕既冠詣李崎求見秘書崎曰秘閣乃卷置直假可窺未

幾嶠藝問奧篇了辨如響崎嘆曰子且名家拜左拾貴宋璟劾張昌宗邕立陛下大言曰環諫社稷大計當聽后色解可環奏邕久外入

朝人傳其眉目夔異至阡陌聚觀中王天朝願卜隣作同王天朝并

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擢多名馬家有技樂喜詩酒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即度張加正偉其人厚遇之入登其堂閣一時傑人夢齋謂唐

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襄觀傳其眉目有黑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

居使汝与王翰為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也左氏昭公三年子先卜隣矣自

謂頗挺出一一作特立登要路津古詩云何不策高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挺特

与律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請有要請而不要則无權要而不請則拘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用方召試

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干要路律豈期授以何西尉故此意
 寥寂不獲致君与澤民也隱論者隱逸之士也甫既不見於用辭何
 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類之行歌拾穗必為隱論之徒非議矣
 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蓑之徒亦若此尔夢弼按列
 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
 傳解奴辜張貂皆能隱論相譚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
 倫類延年詩立俗流說神仙
 騎驢三十載公有詩云迎日東風騎蹇驢旋呵暖
 恰隱論鮑昭詩孤賤長隱論
 手凍粘鬚洛陽无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益得无王維送依子美騎驢
 醉高詩舊集不載後漢尚胡騎驢入市晋阮籍騎驢到郡任彦昇詩
 結歡三十載陶淵
 明詩閑居三十載**旅客京華春朝扣富貴門**朝陟遙切早也扣去句苦候二
 切擊也。鮑昭詩結交
 多貴門出入富兒鄰**暮隨肥馬鹿殘盃與炙**炙之夜切肉也顏氏
 家訓君子无故不徹琴瑟惟不可令有称善見役動貴人
 之下座以取殘盃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尔曹乎**到處潛**
悲辛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落不用嘗為華陰令
 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与吾走馬華
 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既辭河西尉
 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六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京華
 者言京師廼繁華之地當春月相追逐繁絃脆管无如不有南獨旅
 棲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整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
 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雅瓦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炙多細明

宿炎也甫既貧賤糊口京師貴游薄之待我以殘孟與冷灸深使人暗地抱悲酸也主上頃見徵歎然欲

求伸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青冥却垂翅踏踏無縱鱗

鄧切踏徒孟切失勢兒主上肅宗也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歎然如屈

期賤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

大壑其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母於百寮上張誦佳

句新竊效貢公喜

前漢王吉字子陽吉貢禹為交世林王陽

貢公喜罕生新而因于悲寂集有難甘原憲貧

曰徒懷貢公喜又曰貢喜喜容容問室以以生崇蓬戶甕牖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

中組而表表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後巡而有愧色焉能心

怏怏

能一作知怏於亮切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

居常鞅鞅顏師祗是走跋跋跋七倫切跋今欲東入海即

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

塞連蜀東西數百
里亦曰終南迴首
清渭濱常擬一飯
報范曄傳一飯之德必償孔融傳一飯

之養必報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懷辭大臣文人大臣皆指章大也章六與南相厚善而知南為真率

章大愛南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此時喜得章推引故效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

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臣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快快於朝廷祗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既譴為淮陰侯常

快快不樂意在怨君南則不然跋踈奔走之狀山東楚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南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南南既適東必

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南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賦心不忘

君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輶之報宣子况章大之知南豈止一飯乎其去之之義為如何耶白鷗波浩蕩波或

非是蕩徒浪切浩蕩廣大兒南越志鷗水鷗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萬里誰能馴馴松倫切從也

章大與南厚善其判別之情得无懷思乎虽然如是南之无官守言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子一學士國輔 休烈

昭代將垂老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途窮乃叫閭閭

言叫天子之閭而懇之也公時奏三太礼賦投延恩按唐百官志朝廷四鳳青璽曰延恩册璽曰招諫白璽曰申寃黑璽曰通元六省

門下四廂東曰延恩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後進賦西嶽獻
進鵬賦亦投延恩勵揚雄司泉賦選巫咸方叫帝閭張衡思之賦叫
帝閭使闕扉方
觀天皇于瓊宮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公獻三賦而帝奇

文彩動人
主是也
天老書題目
按公獻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天
老指宰相也論語摘輔象曰黃帝七輔

其一曰天老天老授天籙宋筠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黃帝張衡應問
曰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者配中

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越義軒天
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

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
制於集賢試文章再降恩澤
春官驗討論
春官指禮部也公獻

賢院而春官考之也按集有云集賢
李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倚風遺鵑路
鵑與鷓鴣同倪

公言倚順風而往矣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甫以喻
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隨

水到龍門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以喻因奏賦
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龍門在河中府三秦記龍門

魚上則為龍不上
則點額曝腮也
竟與蛟螭雜盜無幾為雀喧喧
益一作堂無一

而不過則猶蛟螭也遺瀾路而不
進則不免為燕雀之所喧笑也
青真猶契關
連嶺洞

厲不能翻
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西向
尉不行改右衛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
儒

術誠難起

公嘆是時武吏見遇而傷儒冠之誤身也

家聲庶已存

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故公有

詩云名家異出杜陵人是也

故山多藥物

故山拍襄陽之岷山也公先本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

于杜陵襄陽至鼎州无三百里

勝槩憶桃源

桃源在鼎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魚者異之捨舟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

欲

整還鄉旆

甫既不見用遂有歸

長懷禁掖垣

懷謂思念集賢院崔于二李士

也李士院在禁中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謬稱二賦在難述二公恩

出自二公常謬

醉時歌

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林七賢或為困飲或為多飲大抵賢人不遇則

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故曰醉時歌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唐書明皇

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本傳玄宗愛其才欲

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詐宰相宰相曰上增國李置廣文

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度乃就職久之兩壞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
館自是遂廢在宮
貧約甚儉如也

諸公袞袞登臺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臺一作華袞者袞

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
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
少省臺省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无所甄別使小人得以袞同而登
之是以鄭虔取与之並進孟甘心居乎冷官按唐書玄宗致廣文
詔以虔為博士而以官冷言者蓋玄宗窮兵於邊不置心於
經術其後官解頴蜀萬次國子監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也

紛紛厭梁肉前漢朱邑傳飽者甘糟糠後漢餘梁廣文先

生飯不足飯甫遠反餐也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

屢反乃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秦食孟謂此也按徐堅曰宅一曰第

陵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

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

北第二張放以公王子取皇后弟平因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
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先生有道出羲皇羲皇謂伏羲氏也晉陶潛傳
先生有才過屈宋才一作文一作所談德尊一代嘗臧

軻軻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古音反接軸車也一日軻軻失志也楚辭七諫篇然軻軻而留滯軻或作坎軻或從土八同

古詩坎坎多辛苦注不遇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非无才

也語其得道則未也今度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而去果何益哉 **杜陵野客入見**

嗤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京兆尹治故杜伯國宣帝葬因曰杜陵元帝紀在長安南五十里後漢志京兆杜陵杜預曰故唐

杜氏也光武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万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也杜陵有南北杜比見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被褐短**

窄鬢如絲窄一作空一作被褐奈短一作短褐身窄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被褐短褐言貧約衣不掩脛也老子七

十章聖人 **日糴太倉五升米**太一作泰日糴言无宿儲也太倉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日食

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夫故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二曰宗武并妻共四口借曰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

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前漢食貨志太倉之粟腐敗不可食 **時赴鄭老同襟期**鄭老指虔也同襟期謂如

范張雞黍之會也江淹傷友賦固齊術而共徑豈異神而同襟期說願顯嘗以酒勸周顛不受因移勸杜曰詎可棟梁自遇周得

之欣然自得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文

傳亦衡有逸才與孔融亦尔汝痛飲真吾師貞一作直朋友

交時儻年二十餘融年五十有通財之義故

得錢即相覓南有詩云賴有蘇司業時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

不以妻子擲用有嫌疑也南与度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

其相忘如此相忘虽无少長至若處之痛飲真令南北面不可不

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世說王季伯云但得嘗尤事痛飲讀萬騷

可稱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

名士一作簷前細沉言又寂也人寂雨細益不發動酒與耶簷花乃簷前

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花為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但覺高

歌有鬼神言歌聲之焉知饑死填溝壑左氏昭公十二

前漢年傳前漢年傳前漢年傳前漢年傳前漢年傳

溝中耳改贖傳臣自以為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前漢

相如鼓琴卓文君好之夜奔相如与俱之臨印尺蓋車騎致酒舍

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鼻褌与庸保雜作親滌器於市中

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時刻歆甄豐自為上公莽既

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

事而典子尋甄子茶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裔皆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

迺從閣上自投下殺死莽聞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問請問

其故迺劉棻嘗從雄李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

語曰唯寂先生早賦歸去來晉陶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

夔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淵明為彭澤令郡遺督郵至縣

吏白應東帶見之潛咬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那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予謂先生指度也以相如之逸才尚
且襟器實繁以揚雄之善奇字不免投囿自殺古人不遇如
是何獨我輩哉是以甫勉度賦歸去來欲其弃官而去也 石田

茅屋荒蒼吾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亡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慘七咸切戚也 愴楚亮切傷也生前相遇且銜盃

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處
雖貧尚有饒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效子雲仕於亂世以鍊投
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持如孔子為真儒終以不
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炙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
為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淨利皆不足慕要之歸終一死
生前相遇日以陌同遺適其他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橋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北山移文于青霄而直上谷口舊相得谷口鄭子真與王鳳

也王鳳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不屈楊子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山其
鄉山曰濠梁同見招濠梁以莊惠而喻甫之陪廣文也莊子至樂篇
其鄉濠梁之上下莊子曰漁魚出游從

容是魚 平生為幽興為于未惜馬蹄遙薛道衡效今体詩 一去无消息何能

樂也 惜馬蹄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章一作重 蘇食貨志木千 章類師古曰大材曰章卑枝

低結子接葉暗巢鷺鮮鯽銀絲鱠香且斤碧澗羹翻疑

施樓底拖徒可切 正船木也晚飯越中行越地盛有斤魚行船中多 煮斤鱸魚故甫有是句

萬里戎王子趙子樂曰戎王子 論者以為月支花名或曰本 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胡王使者當是此類未詳何

年別月支支章移切 國名張騫傳匈奴破月氏 王注月氏西域胡 國也 氏音支 匈奴傳西胡強而月氏盛後漢西域傳大

月支國居藍氏城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 初月支為匈奴所滅 遂遷於大夏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其故号大月支又旁

南山北波何行至莎車為南道 南山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接清池漢

使徒空到趙子樂曰張騫使西域止移胡桃石榴言 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為空到矣神農竟不

知趙子樂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或曰月支西域國 名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他節皆

異花雖張騫之至博望神 農之辨草木猶為未編也露翻兼雨打打徒切 擊也開折漸離披

漸舊作日宋玉九辯白露
下百草兮掩梧楸以離披

旁舍連高竹 踈籬帶晚花 磯渦深沒馬 水回也 藤

蔓曲垂蛇 作垂 詞賦工無益 作無 山林跡未賒 盡拈書

籍賣 拾正作拈如兼切 廣韻指取物也 來問爾東家 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 籍多故甫欲依之以就

其書曰也家語孔子東家亡也邴原傳曰原遊季詣孫叔於松曰君鄉里 鄭君李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亡也原曰君以 鄭君為東家亡以 僕為西家愚夫耶

剩水滄江破 剩通 作賸 殘山碣石開 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 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

之樂分得滄江 碣石之真趣也 綠垂風折笋 紅綻兩肥梅 銀甲彈箏用

李義山詩十一季 彈冠銀甲不曾卸 金魚換酒來 魚一作盤阮孚為常侍以金貂與 換酒帝宥之庾信賦金魚換酒

移無洒掃 洒色賣切掃素報 切又皆如字讀 隨意坐蒼苔

風磴吹陰雪 磴丁鄧切石 梯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瀑薄報切又滿木 切瀑布水流也

酒醒思臥簟 衣冷得裝綿 得舊 作欲 野老來看客 言少有人到也 何

魚不取錢

言魚之賤也

只疑溥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

棘一作棟霜

茵蔯春藕香

本草草部茵蔯經冬不死因舊而生

故脆添生菜美

言生菜而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也

陰益食單涼

言鋪食單於棘樹之下

下陰益其涼也謂之

野鶴清晨出

一作至

山精白日藏

言地僻也

益則山中已涼矣

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

出書藏人晝日不見聞其声千歲蟾蜍食之

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

過古禾切經也

走馬定昆池

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上與長益公主竟

起第舍以後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

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池言可抗抵之也朝野僉載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

醉把青荷

葉

青荷葉不益也

狂遺白接籬

白接籬巾也昔書山簡鎮裴陽每出游多之豪族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名之曰

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

刺

刺

船思鄂客

刺七亦切穿也鄂楚都也楚人善操舟

解水乞吳兒

乞立既切與也吳人善泅水南人謂北人為倉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此常語也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

頗隨 秦山即秦嶺在號州關鄉縣南周回三百里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羅薛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 謂欲歸也 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 住一作注水住言水

也 欲駐也 回首白雲多 一作雜花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

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顏延年謝監詩朋好雲雨垂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為問訊其竹

而報許之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 倒衣還命駕 倒衣為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詩齊風顛倒衣裳晉曰安服葛

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高枕乃五層廬 主人无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廬也陶潛詩吾亦愛五層廬 花安

鷺焉捐蝶 安吐火切安也謂花枝帖安之際而有鷺捐掠於蝶也 溪喧懶趁魚 謂溪聲喧

有懶趨逐於魚也重來休沐地休沐言休息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王彦輔曰詩人張詠與人遊山飲宴值雨酒肴散失惟存樽瓶沙沉榻未移

樽與榻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犬迎曾宿客鷄護落巢兒

師古曰犬迎客鷄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雲薄翠微寺翠微寺正觀十二年置在終南山之上本

太和天清皇子陂十道志皇子陂在万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宮也比原上有秦葬皇子塚故因以名之按集有

贈鄭虔詩皇陂岸比結愁亭是也向來幽興極步從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亭曰平臺在大

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外寬博世俗云平臺也春風啜茗時石欄

斜點筆置硯於石欄之上也桐葉坐題詩題詩於桐葉之上也翡翠鳴衣桁

桁協下浪切屋橫木也沈約詩日色下衣桁蜻蜒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

來往亦無期言平臺上地辟靜翳翠蜻蜒皆馴自今幽興熟

頗恠朝參懶應耽野趣長兩拋金鏤甲苔臥綠沉槍

甲言金鑲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地於兩槍卧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矣也可知矣
北史隋文帝賜張弼綠沉槍甲獸文具裝蔡琰詩金甲耀日光
狩頌植以蒲家纒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陶潛傳夏日虛閑高臥比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判年謂半年也蹉跎暮容色楚辭驥

兮故蹉跎廣雅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日作路歸山買薄

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言未霑微祿此為布衣時也今年四十歲方奏三賦召試文章

故此言沾祿買田恐不遂意亦欲歸老山林也

戲贈鄭廣文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繫一作置非劉越石扶風歌醉

則騎馬歸則樊作即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童哥曰日夕倒載歸酩酊无所知時二能騎馬倒著白接羅

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作四三坐客寒無擅擅請延切席也按唐

書鄭虔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載
坐客寒無疆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後漢冉駹更能作旄纜晉吳隱
之有清操為太常以竹籟為屏風坐無疆帶 賴有蘇司業 賴一
嶺為屏風坐無疆帶 賴有蘇司業 賴一 時時與酒錢與
作乞乞上既切與也按虔始為廣文館李士生嗜酒不治事數為官
長所訶怡然不以為意綠山反陷于賊受綠山偽署後窟歸坐免官
故至貧窶推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與之甫集
有辭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
莫長哥舒部之裔也

今代麒麟閣

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廿
露二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

一人於 何人第一功

高祖論功行封
以蕭何為第一

君王自神武

君王謂
玄宗也

漢刑法志高祖躬神
武之材摠覽英雄

駕馭必英雄

只志張昭曰吾
君能駕馭英雄 開府當朝

傑

玄宗即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駕馭英雄之士以為將帥哥舒翰
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將校參謀甫意哥舒特

膺帝眷必立大功為當代麒麟閣第一人有如漢之蕭
何也唐制開府儀同三司三司皆三公也從一品官也 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戰在

略地一作妙略略取也
兩隅空謂北征突厥西

略地雨隅空

伐吐蕃也翰嘗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為西塞

青海無傳並前胡人每起兵以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

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无警也

志臨羌縣西有卑天山旱挂弓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

一名雪山挂弓言休兵也薛仁貴傳

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廉頗仍走敵謂敵既竄走畏翰之威如

自廉頗也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

魏絳已和戎謂戎來求和感翰之德如

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

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

之諧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

每惜河隍棄河隍乃河曲繁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如河隍江

嶠間王忠嗣守河隍為寇所敗惜其弃之已久未收復也

新兼節制通翰天寶十一載冬入朝呈攻守計十一載春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隍之久弃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

節度河西也智謀垂睿想方謀復何隍而為帝所系想也出入冠諸公翰既建

杜詩卷三

十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按翰本傳吐蕃候積石軍麥
熟歲來取翰乃使王維得揚景暉設伏東南山谷叶番以五千騎入塞
放馬視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慶關
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无還者
宛馬又從東宛於愛切
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接以為喻以美翰
為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從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
无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麾邊沙指河西以翰嘗為何

西節歸來御席同言翰復何墜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軒墀曾寵鶴言翰之膺寵非

如衛公有乘軒之鶴也左氏閔公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二有
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或者曰

按杜預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夢弼謂公借用之
非為病也言帝得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
畋獵舊非

能太公六韜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焉非龍非虎非熊茅土
兆得公侯天貴汝師乃田於渭陽卒見太公載與俱歸

加名數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為壇凡建諸

青士他如其方色加以白茅授之歸國以方觀燾以黃土首以白茅
茅取其繁黃取王者覆燾四方等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左氏

傳名位不同
山河誓始終漢高帝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

禮以異數
齊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杜業納說
曰迹後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顯其魂賞

亦不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策行遺戰伐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契合動昭融昭融

言帝之哲鑒也翰之用謀與帝意合故能贊動於帝也勳業青冥上功之高出乎天也交

親氣槩中言翰以天義未為朱履客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已是白頭公羽是甫自謂壯節有題

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甫自言未為翰之上客而頭已壯節初題柱柱甫自謂壯節有題

北七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生涯獨轉蓬莊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如生涯獨轉蓬莊

養生篇吾生也有涯古幾年春草歇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

梁元帝詩既看春草歇今日暮途窮甫自嗟其衰老也魏氏春

謝靈運詩春草亦未歇今日暮途窮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迹所窮轉慟哭而反顏延年詠軍事留孫楚此言甫參

有孫楚也昔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奕邁不群多所陵傲年四十

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著作郎都督揚州復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楚

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

隙遂購劾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包遂制弛敬自楚始也予按別本

一作鄉里輕周處晉書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修

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慨然改勵投水搏蛟而反鄉里相慶行

閻識呂蒙

一作將軍拔呂蒙。行戶即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吳志呂蒙傳蒙字子明少

隨鄧當嘗擊賊職吏輒之蒙殺吏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言於孫策

策奇之引置左右又孫權傳權字仲謀權遣趙咨往使魏主問曰

呂蒙等主咨曰聰明仁知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防身一長劍

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

長劍揚子五字篇劍可以愛身

將欲倚崆峒

一作聊亦倚崆峒

崆峒山在岷州之

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

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弯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杜詩卷三

杜詩卷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故甫因之作麗人行觀
衛詩以碩人美莊公與申后蓋取其碩美之德

今公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姊妹之徒以麗
之色而齊寵貴乎按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
妹競飾車服各為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
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閣請乘
馬於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為轡轅組綉為障泥共
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

三月三日天氣新

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
秉蘭祓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

上巳晉束皙曰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泛觴後人相尋因為盛集

長安水邊多麗人

長安古雍
州地唐開

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
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

繡一作畫古樂府云被
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

之襖元巳之辰男
女效服浴綉纈紛

感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

古樂府
羅敷行

頭上倭墮鬢
耳邊明月珠

微一作為
耳邊明月珠合切蓋婦人

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范曄
婦綠步搖詩珠花繁翡翠寶葉間金變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

初穩稱身 初一作被一作襟皆非也初居業切又其輒切鄭玄注禮記云交頌也謝任伯謂初當作初其間切爾雅

又曰初謂之裙郭璞云衣後裙也稱昌孕切宜也予謂腰初即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顏貌衣裳服飾之盛曲盡其妙矣

就中雲幕椒房親 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右指貴妃姊妹兄弟之嬌盛也西都賦

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蕃實之義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溫暖辟除惡氣猶天子

朱泥殿上賜名大國號與秦 號秦指貴妃之姊妹以長安志攷之號國乃八姨秦國乃大姨並承

恩出入宮掖紫駝之峰出翠釜 峯一作珍此言飲食之美至珍矣駝謂素醜其脊上有一肉高如峯然其

味最美也西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能為駝峯爰王續遊北山賦慕翠釜而出金精

素鱗 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傳奇集正觀中許桺嚴遊洞口詩不假丹梯躡雲漢水精盤冷桂花

秋犀筋厭飫久未下 西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平脫犀頭匙筋韋琳鉅表遊厠玳筵猥領

犀筋晉何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鸞刀縷切空紛綸 空一作坐縷切言切膾如絲縷之細也詩信南

山篇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注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鸞即鈴也公羊傳鄭伯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肉之刀環有和鋒有

鸞其制一鸞在銜聲中宮商二和在銜聲中角祉羽故先儒釋礼器謂宗廟必有鸞肉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而後斷割也西征賦鸞

人綏切鑿刀若飛應黃門飛鞚不動塵鞚口送切馬勒也謂鞚勒其馬疾如飛也黃門

謂中人之使者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闕中入主之故曰黃門後漢百官志小黃門關通中外及中官以下衆事又有黃門長中黃門

也明皇雜錄魏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騮使小黃門為御紫騮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鮑昭擬古詩飛鞚越平陸御厨

絲絡送八珍絲絡一作駱駝南言天子寵予之隆也絲絡謂天子遣使送御厨食相繼如繹絲不絕上句言不動

塵下句言送八珍乃知慎護天子所賜不敢有動搖也或謂尚膳貴嚴繫故以羅綺絡繹護衛之也按集有往在詩赤墀櫻桃枝隱映金

絲籠是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謂海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簫鼓哀吟感鬼神鼓一作

潘岳金谷園詩簫管清且怨日宴賓從雜還實要津從才用

罷朝歸詩大序動天地感鬼神也選火合切迨也此譏其男女採雜也要津謂顯要當權之臣也魏

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還衆賢古詩先據要

路後來鞍馬何逡巡後七倫切退也鮑昭詠史詩賓紳紛駉沓

而不致進顏師古曰逡巡謂疑出而卻退也當軒下馬入錦茵軒一作道茵齊也言

其氣勢洋洋然若無人也揚花雪落覆白蘋覆敷救切蓋

此言觀宴

者按投頭上花落狼藉覆地也或曰後漢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先華為皇太后後臨朝攝政淫亂幸楊白花以意言之則顯為正而楊花為邪言覆白癩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為刺楊氏作柳子厚有楊白花詞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闈無顏色搖蕩春江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漸城鷗起蓋廣子美之詩意也

青鳥飛去銜紅巾
青鳥為西王母取食者也

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銜取之以賜觀宴者山海經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首棲息於北山也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指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首鳥二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北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曰西王母降是夕王母至

炙手可熱勢絕倫
勢一作世

慎莫近前丞相嗔

近一作向炙手可熱言勢焰之熏灼也丞相指楊國忠也貴妃用事其兄國忠為丞相勢焰熏炙中外觸之者即為齏粉故甫所以戒當時士大夫無為濺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國忠本傳時國忠代李林甫為相盛氣驕悖百寮莫敢相可否又天宝故事國忠與虢國夫人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為戲謔衢路觀者无不駭歎後漢相帝時童謡曰春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奉有道調封上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武威郡節

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是時甫送
以此詩從翰入朝翰盛稱之於上前拜適左拾遺祿山
十始留意為詩每篇出好事者輒傳之

崆峒小麥熟

崆峒苦紅切峒徒紅切西方山也唐志安定郡保定
縣有崆峒山祭史寰宇記禹迹之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一黃帝問道
之所則專主汝州梁縣翰先為隴西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兼河
西節度使破吐蕃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臨洮郡則此詩所謂
崆峒指翰所在也又寄適詩云主將收才了崆峒足凱歌其意蓋同
也又贈田判官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時蓋謂翰入奏也壯遊詩云
崆峒殺氣黑則指明皇用兵汧隴比黃帝也史記黃帝代神農氏諸
侯有不從者從而伐之未嘗宜居東至海西至崆峒韋昭注在隴右
九域圖志岷州和政縣有崆峒山按爾雅崆峒字又作空同漢相帝
時童謠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主將焉用窮荒為

且願休王師
且願休王師作吾請公問

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平遂貪逸
功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
民得收獲小麥是為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
地與師勞民俾民不得獲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
不可以耕豈得其地果何益哉此甫以忠言諷之也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此公以鷹喻高

適也魏國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意乃解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兒 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免劍一鼠得一禽劍一雞

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側翅以隨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州

逼近羌戎其俗多游俠之士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按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

連翻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

辭 推王藥切擊也謂適以封上尉不得志云是以辭捶楚之刑矣此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責也子按韓愈寄三季士詩云判司卑官

不甚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乃知唐之參軍簿尉有罪即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明矣及觀

唐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訖奏况參軍簿尉乎

借問今何官 借音切又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今世戴龍子觸熱向人家集韻如字

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涼沮渠蒙並都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摠管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

云一書記 云一作言甫問適今已辭捶楚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正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為翰掌書記

也書記謂掌護兵符
軍機密路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賈誼傳豫子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人

實不易知易以政反輕也范睢傳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更須慎其儀儀

作宜適既媿荷翰以國士礼与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材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人也諺云相識編

天下知能幾人故曰人不易知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与李白酒

則登吹臺為人豪放不檢甫恐彼疎脫於翰故戒以慎其儀也詩抑篇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傳幕府省文書顏師古音義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也

自可持旌麾一作亦足尉遠思大將行此行既特達足以尉所思兵無宮室可居惟以青油

幕為府以避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都高適今在翰幕府為書記十年間出湏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南

懷思之情而無所恨也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大唐佐切又徒太切巨也自古大丈夫功

成名遂亦多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傳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適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復以老大言而尉之也古

樂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常恨結驩淺左氏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任彥昇詩

結驩三十載各在天一涯謂彼此平日多間闊而少相驩會也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

如參與商

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離別不獲聚會者以之甫生平既與適少相驩會今又執別如參與商中腸

安得不悲慘也按左氏昭公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賦

遷關伯于商上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蘇子卿詩昔為參與商今為參與

辰陸士衡詩形声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惻惻中腸悲 梁府歌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驚風吹

鴻鵠

吹一作飄

不得相追隨

驚風者回颺也鴻鵠一卒千里陳勝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然鴻鵠得疾風吹

嘖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以鴻鵠喻適南以燕雀自譬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阮嗣宗詠懷詩宜與燕雀翔不隨

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黃鹿野沙漠念子何時歸

沙積曰漢武威乃邊郡與沙漠

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在何日也云句奴傳聞以山川壅以沙漠蘇子卿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邊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謂邊城無冠綽有餘暇早寄我詩篇庶知適之安否也古梁府有從軍詩

適本文墨之士不以軍事廢笥章甫之所曠者以此也王仲宣從軍詩從軍征遐路討役東南夷陸士衡從軍行詩苦哉遠征人北戎長城阿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魯舊作魯

因寄高三十五

書記

時哥舒翰入奏勸蔡子先歸○按哥舒翰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幕府士希魯為都尉諫其麾下

天寶十二載冬隨翰來朝明年春赴上都甫時作此詩以送其歸幕府也

蔡子勇成癖癖謂好者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彎弓西射

胡射食亦切弩矢發也健兒窳闔死健兒一作男英雄記呂布謂曹姓曰鄉

陳琳詩男兒窳當格闔死何能鬱鬱築長城壯士恥為儒如言治天下當用長槍官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漢高紀謹守成身輕一鳥過槍

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之垂也開府指哥舒翰也春城

赴上都赴一作入此言希魯隨翰以天寶十一載冬馬頭金匣

匣口答切匣作答切匣謂金絡頭也古紫府羅敷行青駝背錦

模糊謂摸之皆負物矣而以錦帕蒙之此之咫尺雪山路作雲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據

不以為歸飛西海隅西一作青謂希魯上公猶寵錫作獨

上公指翰猶有錫命未已固當少留于京也突將且前驅突將謂希魯當往為前驅

峇拒臧宮六合三勝因令壯士突
之詩備風伯也執及為王前驅
漢使黃河遠此以翰喻張騫

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前漢張騫傳自騫
紀其時真所謂詩史也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
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麩熱寒冷宜其然也河渭
以西北麥麩涼以其春種關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
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
息好在阮元瑜時哥舒翰節鎮涼州追幕士蔡子先歸一期正

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也按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
及平原侯植皆好文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
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璩字休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善瑀本
受業於蔡邕建安中都功曹洪欲使瑀掌記瑀終不屈太祖辟為軍
謀祭酒典論二文曰今之文人魯匡
孔文幸山陽王仲宣陳留阮元瑜也

贈田九判官梁亡此篇美哥舒翰來獻捷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趙子獬曰崆峒乃隴右之山名哥舒翰於天

敗之技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或曰哥舒為安
西都護辟梁田仁為判官上青霄言爵秩之高也予按北山移文干
青霄而直上雜字解

河隴降王欵聖朝降胡江切服也欵納次

也言翰總領吐番部曲

詰曰雲摩天赤氣也

來降奉地

宛馬揔肥春首宿

死於爰切國名首莫六切宿息六切首宿草名此言得吐蕃之馬矣

大宛最出良馬而吐蕃一帶馬無不善者首宿所以飼馬耳

將軍只數漢嫖姚

數所矩切計也漢一作霍

此以霍將軍喻翰也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西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顏師古曰嫖類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

字作票鷄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甫詩今作平声蓋用從服音也

陳留阮瑀誰爭長

阮瑀

瑀比田九也瑀為曹洪掌書記故以比田之為判官也餘見前篇好在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

田鳳比田九也三輔史錄田鳳字秀宗為郎交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麾下賴君才

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麾大將之所建麾下謂哥舒旌麾之下也漁樵甫自謂也此言哥舒麾下

賴田君之才與諸俊並入甫可无意而甘心於漁樵乎甫冀田判官有以薦之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鮮相然切鮮于復姓也鮑文虎曰鮮于仲通也唐書

紀十年書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蠻戰于西坤河敗績不見其為京兆豈先為京兆耶豈以節度為京兆

耶唐開元以來在位無鮮于姓者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

王國稱多士

詩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賢良復幾人

王者之國號多士矣而賢良无

幾異才應間出出作世爽氣必殊倫調茂異之才間世而生

所以美乎鮮始見張京兆前漢張敞傳穎川太守黃霸始以治

于京兆者也東相敞守宜居漢近臣驂駟開道路

京兆尹鶡鴒離風塵侯伯其飛騰之快也喻

會遇之榮也穆天子傳鶡鴒離風塵侯伯其飛騰之快也喻

知何算文章實致身京兆尹古之侯伯也今鮮于曾中蘊畜

章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子欒曰推其奮飛而晉擢徑

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脫略蟠溪釣尚書中

之下不可驕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操持郢匠斤此言鮮于之有漸也莊子徐无鬼

即礮溪之水釣其泥得玉璜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謂已迫

石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更誰親言必見擢用為公相也鳳穴雛皆好

此美鮮于之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

則天下安寧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蜀麗統號鳳雛晉陸雲幼時聞抱

一田將九難吳競樂府解龍門客又新言鮮于門下皆賢士也

題云鳳將雛漢世曲名也後漢李膺字元禮拜司

隸校尉膺世簡亢無所交接以声各自高唯以同郡義聲紛感

荀淑陳實為師友士有被其容接者各為登龍門皆甫自謂也言

激言鮮于之義声有似感激於人敗績自逡巡我得罪退去而

不獲進依托於鮮于也左莊公十一年傳凡敵大途遠欲何向

崩曰敗績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遠一作求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

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祈向乎天高難重陳

九重之遠固難於伸也學詩猶孺子

劉越石詩弃置勿重陳孺子一作子夏孺子謂

過小子之孝耳論語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季夫鄉賦念嘉賓

詩八俗篇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念一作忝鄉賦猶言鄉李

也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不得同晁錯

孝文帝二年詔李賢良文吁嗟後郊詵

李賢良對策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詵曰卿自以為如何詵對曰

臣李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予謂此南

言雖忝與鄉薦奈何不中第故嘆其不及乎晁錯郊詵也按明皇天

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閣就選李林甫恐上對詵斥已建言

士皆草茅徒以狂言亂聖聽請委尚書自試問而無一中程者林甫

因賀上野無遺賢公此詩對詵罷歸公自京兆鷹貢而考功下之故

有曰陛下考工第又見元結喻友
文其年公與元結皆自應詔而退
計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言時已過矣則獻納紆皇眷
中間謁此系宸
長安志唐西內大
明宮正殿曰含元

天子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
且隨諸
蓬萊殿橫紫宸殿北韋述常侍兩京記曰蓬萊殿紫宸北

彦集方覲薄才伸
覲凡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札賦帝詔待
詔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彦集謂

落筆中書堂也時李林甫
破膽遭前政
謂蕭昺也陰謀獨

秉鈞
秉鈞謂李林甫揚國忠也甫以上疏望房瑄為當權所疾遂
見斥逐故有破膽陰謀之語詩節南山秉國之均均與鈞同

微生露忌刻
微生甫
自謂也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
益鐵論
公卿者

神仙之
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
言契合在公卿之所又當
恩澤下流之時而反愁饑

死者以見其不
早晚報平津
公以平津侯喻鮮于京兆尹也甫
以獨饑死為愁所類者在鮮于京

光也按前漢公孫洪傳上奉賢良洪為卒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
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按新唐書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有一篇出則好事者輒傳 主將收才子 主將謂哥舒翰才子

適也翰為河西節度使收農高適之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也 崆峒足觀歌 崆峒龍右山名

詳足者以言其勝之之必也 聞君已朱紱 謂適已增爵秩也唐志紱為四品服淺緋

為五品服詩采色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且得慰蹉跎 足以慰甫渴別之情矣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楚詞屈原有招魂篇 詩名唯我共世事

與誰論北闕更新主 謂肅宗即位也 南星落故園 謂南極者人星以美適之壽也

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秋雨歎三首 並平仄韻換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 時苦雨傷物蓋政淫

風其涼正月繁霜雨无正風雨所飄播之作皆刺時政不善也玄宗初用張九齡開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揚國忠天下亂軍旅數起

故陰陽不和恒雨若也百草爛死言虐政傷物也决明佳蔬也食之能决去眼昏以云益其明前九齡引忠諫諍開其聰明去其昏蔽時林甫進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云皆下决明顏色鮮也

無數黃金錢

葉蒲枝花無數不以風雨而搖落喻君子遭患難而節操愈固不凋喪也按神農本草草部决明子生岳龍門川澤間与石决明同功故有决明之號圖經云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苜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其子作穗似青葙且而銳也

凉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凉風以譬刻薄之小人時林甫用国忠之徒

擠脂九齡雖九齡獨立自守恐亦不免禍也故有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之語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

三嗅馨香泣

書生甫自謂也空白頭言為国家憂而頭白也昔王羲之嘗晉亂終日撫髮嘆嗅香鬢感无言時人不

會其意蓋憂晉国之乱故也今甫臨風三嗅傷九齡有馨香之德而為茲人所逐益不覺思而泣乎論語鄉黨篇子路共之二嗅而作

蘭風伏雨秋紛紛

舊作蘭風長雨長讀去声王荆公改作伏黃魯直云當作長一作東風細雨今作蘭風伏

兩趙子操曰蘭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蘭如謝靈運所罵蘭暑之蘭伏如左氏傳所謂夏无伏陰之伏也師古曰蘭風謂

剪蘭之風伏雨謂三伏暑毒之雨皆非能生物者也以喻毒虐之政余謂當以師古說為是

四海

一作万里此言去馬來牛不復辨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

杜詩卷四

侯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濁涇清渭何當分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辨也陰雨晦冥何水泛溢牛馬

以岸之遠而不能辨涇渭以流之混而不能分以譬昏亂之出忠邪賢否混淆而无別也按水經注渭首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

北過獺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縣西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滂豐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山頭東南經新

南扶風至京兆高陵與渭水合又東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穗黑木一作禾非詩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於下濕兩賜得中故黍稷咸宜其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

兩今苦雨木頭盡生耳黍稷盡黑故農夫無所望也時林甫為宰相不能變調可知矣按朝野僉載春兩甲子赤地千里夏兩甲子乘船

入市秋兩甲子木頭生耳鵲巢近地其年大水齊民要術作禾頭生耳誤也**農夫田父無消息**古者

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負戈行役過期不反是以田萊多荒也**城中斛米換衾裯**王莽

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詩小星抱衾與裯毛萇傳衾被也鄭玄箋裯床帳也**相許盜論兩相直**

年凶穀踊京城之內一衾一裯纔換斗米但得相許何暇論貴賤之價相當與不相當乎玄宗窮兵四夷民貧物貴如此其視太宗正觀

中米斗二錢得無媿耶

長安布衣誰比數數所矩切說文計也長安京城也唐始都長安布衣深衣也以練布為之長安乃繁華之

地貴遊乘高車駕駟馬甫困於布衣
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已
反鎖衡門守環堵衡門謂

為楮堵墻也孟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環繞其室以為守禦衡門
環堵貧者之居也既不得比數於長安之貴游是以杜門却掃安於

貧賤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長傳衡門橫木為門言
淺漏也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莊子讓

王孫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歌
老夫不出長蓬蓬高長展兩切言首舊之臣隱

棘也按莊子庚桑楚楚魯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將繫垣
齧而植蓬蒿也左氏昭公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而共處之趙岐二輔

決錄注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後人走讀曰奏調賢路荆棘
無能為國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惟子指安祿山揚貴妃養為義

子南詩有曰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患難如風雨
所飄搖之類祿山為將生事邊疆兩聲颼颼催早寒颼蹀鳩切

非樂禍幸災而何故云走風雨也胡鴈翅濕高飛難比
作颼兩聲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譬祿山之胡鴈翅胡鴈翅

叛謀漸著也顏延年秋胡詩秋至常早寒胡鴈翅
以物取况也丈夫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于胡者不

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譬言如鴈以兩多翅濕而難於高飛
也古樂府詩願為雙秋來未曾見白日當是時玄宗幸蜀車駕

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泥汚后土何時乾后一作厚汚汪胡切
消息故云未見白日也獨水不流也言祿山

從范陽長驅而來晉天之民咸墜塗炭故云泥汚后土也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乃后土何時而得乾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
瑯徵士琅邪王徽

今秋乃淫雨

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
苦雨乃陰氣淫洩臣侵君之象也爾雅久雨為淫

月令季春行秋令則
天多沈陰淫雨蚤降

仲月來寒風

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
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

外通若
此故也

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

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
兩施公詩云安得誅雲

師今羣木皆居水光下万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漲溢雲氣凝結以
喻天下之民咸墜於塗炭也趙子操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方家一

作万象非是且既言万象則上不應言羣木也莊子雲氣
不待族而雨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所思礙

行潦

行潦流潦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
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曰流潦也

九里信不通

師古曰
九者陽

數之極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
况漢東之遠乎趙子操曰指隴西公王徵士之所居為苦雨所隔斯

乃九里不
通之謂也

悄悄素產路

鍾素簡切水名唐天宝元年命陝西有
守韋堅引灑水開廣運漕西江賦西有

玄鬪素產
湯井温谷

迢迢天漢東

水潦既礙是以素產之路天漢之東悄
悄既行人迢迢相問隔音問阻絕不獲

相通陝西有澗水漢中郡琅邪郡皆在天漢之東南居西瑤与徹居東時阻於崑山之乱人皆墊溺是以托意於雨潦而思漢中王瑤及琅邪王徹也何置括地象曰何精上为天漢隋天文志天津九星一星不備關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橫天河中一曰天漢天漢則中渭橋之所長安志於中渭橋引三輔黃圖曰願騰六尺馬馬一作凡馬八尺已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為馬北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劃也公作超然懽笑同公子指瑤去徹也劃猶言以刀劃開如披雲霧君超然懽笑同靚青天是也南欲騰跨馬比皆跌若飛鴻劃見二公子面与之同懽笑也然鴻乃高飛遠幸之物謂之孤征蓋以其群飛則意猶遲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此乃迷其懷思之情至切也

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圃樊籬也時兵革遍天下動則拘礙无所適從真若局促樊籠之中者也前漢景帝曰局促如轆下駒仲長統曰人事可遣何為局促南史陽休之不樂典選久曰此官笑是清華但如吾真賞是樊籠矣

一飯四起飯甫遠切餐也憑軒心力窮身既局促是以寢食不遑安處雖一飯之蓋傷罹乱之世人无所安居有如嘉蔬沒溷濁溷胡困切乱也時菊此也是詩之寄豈真為若爾作乎

碎榛叢嘉蔬所以養人菊當秋宜得其時今因淫雨之久蔬溷於泥塗三爾碎于榛叢以只賢人君子當崑山之乱小人得時

君子賢人困於時政之類苛而失鷹隼亦屈猛隼隼切急疾

所也宋玉風賦駭濁濁揚揚餘秋時宜於擊搏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今乃屈猛蓋言諸將

敗血足以祿山得以長驅而來也張華鷦鷯賦屈猛志以服養

烏為何所蒙烏為小民之比也官兵旣敗小民為賊式瞻北

鄰居取適南巷翁兩潦阻礙所向不通龍西公王徵士旣不

動無所往是以庸嘗有偏側行蓋亦如此意也南巷其局如此以喻諸郡陷于賊土地自蹙掛席釣川漲焉

知清與窮掛席即掛帆也當是時賢人雖隱於漁釣可以保身煙

來七花掛席拾海月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杜詩卷四

集諸家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見素龍襲父爵彭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至巴西

詔兼左相封國公子侗鄂位至給事中孫顯為尚書左丞

鳳麻軒轅紀

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數鳳知天時故軒轅以名

子來朝公与之宴昭公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官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史

記黃帝

龍飛四十春

龍以喻君考之鳳麻立宗即位至天寶十載見素以吏部侍郎除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玄宗即位已四十二年矣易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八荒開壽域

一氣轉洪鈞

素為相調和一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万物遂使八荒遠之民咸路于仁壽之域也列子仲尼篇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疏願陛下

下與大臣共禮明王制歐一也之民路之仁壽之域

賈誼鵬鳥賦大鈞播物張茂先答何邵詩洪鈞陶萬類

霖雨思賢

賢佐老臣指見素之父侯謂其

佐書高宗夢得說曰若歲大旱用故作霖雨孔氏傳霖三日雨也丹青憶老臣

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說漢臣為喻也按前漢趙充國傳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

之臣追美充國廼召揚雄即充國像而替之矣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張綱集

圖形丹青應圖求駿馬此謂像父而求其子果得見素之賢用以為相也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

大宛紫驄馬一驚代得騏驎代舊作世騏驎喻見素也張揖漢疋形法應圖

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盛證祥記騏驎者毛之長沙汰江河濁仁獸也批曰騏驎曰遊聖牡鳴曰歸和

蓋反言見素為相得以進退百官獎清廉而去貪濁也此史辛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雄與羊琛等八人俱見留調和鼎

鼎新復喻為相也書高宗夢得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韋賢初相

漢前漢韋賢字長孺召為博士進范叔已歸秦史記范雎字叔

張祿入秦一昭王說之拜授昭帝詩宣帝即位尊為丞相盛業今如此言見素之父湊先仕隋

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後歸唐故以范叔歸秦

也喻之傳經固絕倫傳經者言昔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

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相今見素父子亦然也按賢本傳賢兼通禮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豫樟深出地滄海闊

無津豫樟大木也滄海百谷之所會也喻北斗司喉舌見素

宗入蜀詔兼左相天寶中為兵部尚書故也按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

運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東方領搢紳**謂見素為相率百官以來朝也按書

右漢郊祀志搢紳弗道相如曰搢紳先生之徒**持衡留藻鑑**見

天寶五載為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選平允人多德之也**聽履上星辰**聽他經反聆也見

故云上星辰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雲霄矣按鄭崇漢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卿尚書履

獨步才超古魏國志王粲字仲宣曹植與揚脩書曰今世作

超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比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

聰明過管輅唐書天寶十五載是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

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昂者胡也祿

當火位昂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輅善天文地理

今見素所言如此故其聰明越於管輅遠矣按魏志管輅字公明輅

別傳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太守鍾毓難輅易二十

餘事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毓愕然曰**尺牘倒陳遵**為言則知

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尔**豈是池中物**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

見素必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猶傾服也按前

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賸於文辭雅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藏去以為榮說文牘書**豈是池中物**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

版也長一尺因以名之**豈是池中物**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

豈是池中物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

物由來席上珍禮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風俗盡

還淳才傑俱登用善是典篇若時登庸注庸用也愚蒙但隱淪公自謂病肺不堪求

仕但隱淪山谷非若韋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能使風俗追還復古之治也鮑照詩孤賤長隱淪長卿多病久

長展兩反孟也公自比也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疾免家居茂陵子夏索居頌索昔各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

也禮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索居又矣迴首驅流俗言與流俗驅馳不能脫去其累也子孟離羣下同乎流俗

生涯似衆人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涯揚子季行篇賢人則異衆人矣巫咸不

可問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南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扣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按書序伊陟贊于巫咸說文巫

祝也古者巫咸初作茲山海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內有靈山巫咸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

降淮南子軒轅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巫咸知天道明吉凶列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列子見之而心醉鄒魯莫容身甫自言東西南北之人故有比於夫子再遂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

陳蔡不容自於天下又豈足貴耶感激時將晚傷衰老也蒼蒼注

興有神蒼注曠遠貌言清冥之迢遠如有神皆感激之所致也為公歌此曲涕淚在

衣巾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負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

西京謂漢也假漢以美唐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掾言有所負荷也

多除南省

郎

甫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除擢也言除舊而擢新也

通家惟沈氏

甫與沈家相通往來也後漢孔融字

文率年方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

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謂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眾莫不歎息

謂帝似馮唐

東美以晚年除郎故以比之馮唐也按漢馮唐傳唐以孝為郎中署

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之

詩律羣公問

言東美長於詩羣公皆就質疑也

儒門舊史長

此美東美也謂之舊史則東美乃史官沈既濟之曾也

清秋便寓直

音便

平志間也寓寄也直謂直舍也言東美受命之時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

列宿頓

輝光

宿息救切星也後漢揚秉疏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注引天官書太微官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曰郎位明帝錦陶公主為子求郎帝
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未暇申宴慰即序云未遂

既月詩休辭自公
日宴慰及私長
含情空抑揚谷求傳替命之臣靡不
司存賦神氣激揚

何所比則論語子罕篇
膳部默悽傷擬言沈文所存之司何所比

蓋公之大父審言昔嘗為
此官故因沈文而追感也
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貧賤無

於霖潦故人事簡略也
禮同諸父長此尊之之辭以見沈丈之

顏延年詩桑野多經淵
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恩豈布衣忘布衣甫自謂也言方

於布衣
之焦乎
天路牽騏驎此甫有意於沈丈薦
徒拔也故以牽引為喻

懷貢公喜劉孝標絕交論王陽
登則貢禹喜餘見前
颯颯鬢毛蒼自傷其

九日寄岑參詩人主文而論諫觀甫此篇多託意於苦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兩一作兩非
所向泥活活一作

思君令人瘦古詩思君
沉吟坐西軒

吟卧西軒下曹慶傳沈吟專思
飲食錯昏晝飲一作飯
寸步曲

江頭難為一相就

此所以懷岑參也岑應在曲江頭猶寸步耳而以雨泥故難於相就也

吁嗟

乎蒼生

乎一作呼非也詩駟

稼穡不可救

書益稷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孔氏傳蒼蒼然生草木也閱草木而

安能誅

雲師

呂氏春秋

駟王說注楚辭屈原九歌

疇能補天漏

列子湯問篇女媧氏練五色以補天闕趙子操

謂蜀有地名漏天古

大明韜日月

晝夜皆雨而日不見乎晝月

曠

野號禽獸

惟淫雨淋注則禽獸无所

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

驟

遠於之也余支切字正作委蛇自得兒以雨淫於上泥汩於下

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

是節東籬菊

紛披為誰秀

此又言不見岑生也陶淵明雜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岑參多新詩

性亦嗜醇酎

詩一作話對直救切醇酒也西京雜記以正月旦飲酒八月成名曰酎

采采黃金花

何由滿衣袖

南史陶潛傳儲置九月九日无酒出宅邊菊叢邊

坐久之王引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

奉贈太常張卿均均一作均二十韻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天寶九載為

大理卿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任太常卿均弟均尚明皇室親公主陟翰林李士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勝數時說在中書均亦供奉翰林均均俱能文兄弟並掌綸翰之任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

方丈三韓外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者其傳在渤海中後漢東夷傳韓

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皆占之辰國馬韓最大為辰王都日氏國及王三韓之地魏志二韓馬韓辰韓弁韓也晉東夷傳

在帶方之南東崑崙萬國西崑崙公渾切崑崙切山尚書孔氏傳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

兩都賦踰崑崙越巨海注引前書音義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擊元曰外國焉云從大晉國正七万里得崑崙之墟建標天

地澗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

低上四句以譬兼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稟是山英靈之氣以生而供奉翰

林去天子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弟均尚盛親公主時說為近也

父兄為銀青光祿榮盛當時也軒冕羅天闕天一作高天闕斥朝廷琳琅識

介圭以琳琅則識張卿為介圭矣說文介圭大圭也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尔雅釋地西北之美者

有崑崙篇號之璆琳琅玕為詩
伶官詩必誦此美張淑之為太常也伶官樂官也古者

採詩而伶官誦之以諫王也詩
夔樂典猶稽又美其為太常也

常掌樂者也舜典帝
健筆凌鸚鵡後漢祢衡傳江夏太守黃祖命夔曲樂教由子

鸚鵡者射幸危於衡曰願
鈗鋒瑩鵝鵝切鵝廉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點碎采甚麗

奚切鵝鵝水鳥也膏可塗
手筆人謂之鵝鵝大者謂之鵝戴嵩度閑山詩劍瑩鵝鵝膏此言美其大

也
友于皆挺拔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書君陳篇惟

日月為居諸以子姓為
公望各端倪言均均兄弟負公輔之望各

又云為尔惜居者
才兼之者其在乎莊子大宗師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注端倪

也
通籍踰青瑣通籍謂通朝見之籍也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

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
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今日暮入對青瑣拜名曰夕郎宮闕簿青瑣門

在南宮衛權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錢也
再重裏青瑣後漢志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梁

再重裏青瑣

異傳窻牖皆有綺疎青瑱謂刻為瑱文以青飾之也。晉謝玄暉詩阮通金閨籍。亨衢照紫泥卦何天

之衢身後漢志皇帝六坐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无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王子年拾遺記浮沂國歲貢蘭金之泥如紫磨

之色百鍊兵色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膏靈虬傳夕紫削虬居幽

龍也以承浮漏水之箭傳夕紫削謂張卿入直而歸晚也南齊有歸馬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注陰蟲吹噏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歸馬

散霜蹄莊子馬蹄扁馬蹄可以踐霜雪能事聞重譯譯夷益切謂傳言也言

之亦夷矣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後漢南蠻傳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嘉謨及遠黎揚

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彌諧方一展臯陶謨曰謨明彌諧班序更何躋

左氏莊公二十一年傅朝以適越空顛躋躋陟利切路也字与躋

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遊梁竟慘悽甫初落魄嘗適越矣本傳所謂少不自振客吳

宋遊是也今甫魚為右率府曹曹然欲展彌諧於張卿而班列次序之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它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之顛躋將遊

梁乎竟如前日之慘諺知終畫虎甫自言謬誤所知而事之不

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欲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愛人之愛

樂人之樂清濁无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屈虎不成終類狗也

微分是醯雞 醯許西切酢味也甫自言其受分微細而局促

如醯雞也按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以見顏回曰仁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故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言不知天地之大全注醯雞雞甕中之蠅蠃也

司馬云酒上蠅蠃也 **萍泛無休日** 泛或作跡甫自辟言其无定也 **桃陰想舊蹊** 蹊音奚徑道也甫自言其想舊蹊之桃陰乃懷念舊日見知之人也按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吹噓人所羨** 蹊音奚徑道也甫自言其想舊蹊之桃陰乃懷念舊日見知之人也

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 至月雲不可梯 則仍垂睽如此

是猶涉碧海梯青雲之難也按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也一面万里碧海浩何去東海等水不礙苦正作碧色謝靈運登石門詩惜无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郭景純游仙

顧深慙鍛鍊 鍛都玩切治金也甫言張焜頤

我之深而自慙其鍛鍊之未成器目 **才小辱提攜** 甫自言才能之小 **檻束哀猿** 檻束哀猿

巧 其才也惟南子置夜檻中則為純同非不巧捷也无所罣能匏昭

詩今作 **枝驚夜鵲棲** 言不安其居也魏武帝短歌行月明幾

時陪羽獵 孝成帝時羽獵而揚雄從之因作校獵賦以風 **應指釣璜溪** 璜胡光切說文半璧也予

謂太公望以公望見用於文王今子美亦有意於暮年而望收錄也
卜圖又謂甫意以己之陪羽獵對彼之釣璜溪美說為帝師以呂尚
比之也按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曰望釣得
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之檢德合于今昌來捷尚書中候曰望即磻
溪之水釣其此得玉璜下道志謀
陽有釣璜浦乃呂望所釣璜溪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按唐舊書諡皇帝長子璣

子太師而新書云贈太子太師而不書特進失之蓋特
進正二品而太子太師從一品也公集八哀詩又有贈
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則知此詩之作
乃在八哀詩未贈之先其為特進時也

特進羣公表

前段張禹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後
段揚賜追位特進注引以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

朝廷所敬異者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侯官也二侯及晉魏

以加官表謂儀表也謝承後漢書黃香對策為羣侯之表

天人

夙德升

魏志邯鄲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所知效植之才謂之天
人陳矯見曹仁效曰將軍真天人也荀禹傳上過禹營眾

竊言如公真天人也夙早也

霜蹄千里駿

飛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受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魏太祖謂

風翻九霄鵬

飛子逍遙篇鵬怒而飛其翼若
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求毫髮

言於礼无纖毫違背也左氏僖公二
十二年傳服於有礼社稷之術也

推忠忘寢興

推

惟作聖清常有春顏延年拜陵廟詩昭燕流聖情朝退若無憑不挾仙醴

來浮蟻醴一作醞來或作求醴甘酒也前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實為穆生設醴曹植七啓浮蟻鼎沸醴

烈馨香公八哀詩有贈汝陽王璣云晚年務置醴門引申曰實即此意也奇毛或賜鷹謂玄宗賜王名鷹以旌其

特立不羣也清關塵不染謂門下无雜賓也俞樾典錄丁寬中使

日相乘謂天子遣使寵問也後漢張謐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

晚節嬉游簡謂不以嬉游為務也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謂友

兄弟也詩小雅常棣燕兄弟也常棣之華鄂不韞之誰敢問山陵後漢東平王蒼帝欲為

聞之上疏諫帝從而止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詩哲工感蕭辰筆

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言其辭翰俱美也吳質合魏太精

理通談笑謂其談笑精忘形向友朋謂其待朋友寸長堪

繚繞長或作腸非也繚繞去演切繚古轉切繚繞一諾豈驕矜

謂其不自大也前漢季布傳布為任俠有名辯士曹上生与寶長君

善布諫長君勿与備及曹上生欲請布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无

往遂行布果怒曹亡揖布曰楚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已忝歸曹

植甫与王心腹相知如邯鄲何知對李膺甫自謂對汝陽為李

漢杜密傳黨錮事起密与李膺俱坐下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称李杜

膺密招要恩屢至要伊消功約也謝惠連崇重力難勝甫

言虽蒙招要之恩而礼意披霧初歡夕甫序初見璉時也晉樂

析理衛瑾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

鏡見之瑩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

謝宣城詩孤鳧宿張燈鳧宿張燈時也庾信賦張燈華閣花月窮

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後漢志長沙郡益陽注荆

以杖撞地輒便成井簷動玉壺冰此序汝陽招要崇重之恩歷

有云清如瓢飲惟三徑此下甫自言居貧厚宴遇也論語雍也

堪其夏回也不改其樂三輔决錄將湖字元卿嚴棲在百層

舍于竹下開三徑唯故人求仲全便從之遊嚴棲在百層

已作山巖栖異一膳神凌切稻畦也崔駰達旨云或盤耳而山栖松叔

夜絕交書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張升与論黃綺引身巖栖謝靈

運詩栖巖

且持蠶測海

且魯作謬蠶來戈切蚌屬東方朔論以管窺規天以蠶測海

况把酒

如澗

此謂錫宴行觴也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率矢曰 鴻寶益全祕

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君中此与君代與亦中之

前漢劉向傳上復與神仙方士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且顏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校中常存錄之不漏也神

仙傳淮南王作內書二十篇中篇 丹梯庶可陵 謂淮南王有鶴

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 淮王門有客 謂淮南王有鶴

示人今雅无隱於甫使甫得以親近故也謝靈運詩

躡步隱丹梯謝玄暉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終不媿孫登 淮南以

有一作下前漢淮南王安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外書數萬言

比汝陽而不自媿於孫登也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抚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秘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誰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无求乎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

敬贈鄭諫議十韻

鄭諫議名公善於詩者皆用詩善美之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為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

重美也 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皆言諫議詩筆之健如射之中鴈之勇也 思飄

雲外物

思相更切情思也外一作動謂其詩思俊逸超出乎塵物也

律中鬼神驚

謂其詩律合乎

法度可以

毫髮無遺恨

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如

波

瀾獨老成

謂其詩才浩翰而

野人寧得所

自此而下皆公自序野人謙辭也

天意溥浮生多病休儒服真搜信客旌

甫之客旌宜搜遠覓蹤跡无定

信客旌所指且天台賦遠寄真捷

築居仙縹緲

縹緲普召切幽邃之貌如仙之縹緲

仙縹緲食玉清陸

旅食歲崢嶸

言歲之云暮也崢嶸耕切高峻兒鮑明遠秦鶴賦歲

崢嶸而

使者求顏闔

諭諫議遣使見招也莊子議王篇魯君聞

陋巷苴布之衣而自飲牛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

諸公厭

禰衡

以旅食之人謂公厭之如禰衡焉衡初托曹公又托劉表又

方辯氣剛傲矯時慢物曹曰探怒之送与劉表後侮慢表耻不

將期

一諾重

季布傳辯士曹上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

然諾歛使寸心傾

謂傾向於諫議也歛許勿切暴

君見窮途

哭宜憂阮步兵

晉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顏延年詠阮步兵詩

物故不可論
途窮能無慟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

古詩戚二何所迫

悠悠赴交河

古詩悠悠二涉長道杜田曰按唐西州交河

在伊州西七百里何水分流漢城下因以名之
魯嘗謂正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交河

公家有程期

也期會也
亡命嬰禍羅謂赴交河之役有程期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會也
收捕禍所及矣按唐實錄亡命三林顏師古

注公中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君已富土境

謂玄宗中國已關矣

開邊一何多

譏祿山國忠之徒為國生事於夷狄也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戈戰也李陵吞藥武王負

戰而長嘆陸士衡從軍詩
朝餐不免由宵息常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此言离家日久已習戰鬪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

骨肉

恩豈且斷

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男兒死無時走馬脫纜頭

纜頭

大蘭曲南

手中挑青絲

挑吐彫切搖也青絲馬鞵也總簡文帝紫駱馬詩青絲懸玉鐙又死轉青絲鞵

捷下萬仞岡

仞一作丈左思賦振衣千仞岡

俯身試塞旗

塞起度切取也曹子建詩仰手

接飛後游身散馬蹄

磨刀鳴咽水

辛氏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水鳴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

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矣

鮑照東門行離聲斷客情又行子心

斷腸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

沈烏憤切驚嘆也

功名圖麒麟

漢武帝獲

白麟作麒麟閣繪功臣像宣帝甘露二年前上思服肱之美乃畫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虞義詩當今麒麟閣上十載有雄名

戰骨當速朽

丈夫以身許國死何足血坑傷於離別乎此勸以義之意也宋司馬造石槨孔子曰死不如速朽

送徒既有長

長下丈切孟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遠戍亦有身

戍東隅切守邊

也生死向前去不勞更怒嗔

足見其強駭人於戰豈所謂路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乎

路

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國史

領劔南幕使遣成德南餉路險之辛无還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益盡聞

為將之道甘苦與眾共之今將樂而士苦二樂之異如此豈隔河

善扱循士卒者乎王仲宣從軍詩軍中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見胡騎倏忽數百羣倏忽疾走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祿山國忠為將暴虐尤甚然國忠起於貴妃之寵以宰相領劍南節度未嘗為國立勳此甫所以譏其素賤也若衛青少為奴僕後以子

夫之故得為僕將故甫以比之也衛青傳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彊周勃傳材官引彊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梁異傳黃龍能挽滿注挽滿猶引彊用箭當

用長以言士卒各矜其能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賊一作寇以言士卒各致

其功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

殺傷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且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南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曾才登功績也前漢匈奴傳匈奴攻太原高祖自將兵擊之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陸士衡詩駢馬飢陰山陰山馬不前仰馮積

不可攀謂士卒比征築城保秦在陽暮望歸雲而不得去之南還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

城

單于寇我壘連切時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吳越春秋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鑽鉞鉞者干將之妻干將作劍

金鐵之精未青流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於中金鐵乃濡遂以

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鑽鉞而作漫理列士傳眉間尺者謂

眉間廣一尺也楚人干將鑽鉞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

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兒鐵楚王命鑽鉞鑄此精為雙劍三年乃

成劍一雌一雄鑽鉞乃留雌而以雄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

問羣白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懷其雄也王大怒收鑽鉞殺之

眉間尺乃為父殺楚王公集有曰匣裏雌雄劍又曰雄劍鳴匣是

也彼軍為我奔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

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

城而摩之三軍破敗

士卒迷感流血千里

數宣帝紀單于

繫頸授轅門後胡計切轅門以車轆為門也賈

遺名王奉獻

官以王為叔行日之謂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傳軍在說

南越自請願受長纜必購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司馬穰苴傳立表轅

門

潛身被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一作十餘年能無分寸功玄宗窮兵適所以自

焚故祿山乘隙一叛

杜詩卷五

十

天下為之亂眾入貴苟得識國忠之徒為國生事苟得辭位而

可不戒哉已安問其國家安危存亡之所係乎欲語望雷同羞一作差謂賢人君子不肯貪功大中原有闢

爭况在狄與戎狄謂單于戎謂吐蕃也王制西方丈夫四方

志射義彘弧達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安可辭固窮丈夫有

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為事志宜奮由志立功于四夷安可以固窮為辭而无志於功名也哉此特

勇士之志而非經世遠謀之士用於斯時盜可固窮不敢為國生事

虽无分寸之功其忠於君可見矣論語君子固窮官定後歲贈時免河西尉為左衛率府兵曹

按明皇天寶十載辛卯春正月乙酉朔八日壬辰朝獻

大清宮九日癸巳朝享太廟十日甲午有事于南郊公

上二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

文章為希烈所忌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參軍公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晉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羨簡易老夫怕趨走率府且

應東帶見之潘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以事細前小兒解印去賦歸去來

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

風颺颺必遙切回風也謂須微祿故无復有歸山之興但臨風迴首而已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隨長風未就丹砂愧葛洪昔

与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愧也按亞葛洪傳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鍊丹秘術悉得其法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或為勾漏令帝從之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

為誰誰跋扈与強梁指禪山以為亂也按後漢梁冀其跋扈甚實高祖謂世子曰疾景專制何南十四年嘗有飛揚跋扈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宗十四載十一月初作按是月安祿山反於范陽甫時妻子留奉先故甫往自家焉奉先蓋唐之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以奉睿宗橋陵也

杜陵有布衣

杜陵公所居之地也餘見醉時歌注

老大意轉拙

古詩老大有徒傷悲

許身

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陸德明音義瓠戶郭切司馬音護簡文云瓠落猶郭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

居然成濩落

詩生民居然生子莊子逍遙遊篇瓠落无所容

此謂授西河尉辭不行也

毛蓋棺事則已

古詩蓋棺事乃已

此志常

觀望

觀豁

觀九利切幸也

窮年憂黎元

莊子齊物篇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嘆息腸內熱

觀望

腸

一作腹甫魚不遇其志猶在君民大丈夫負經綸志常觀望

死而掩棺此志方已

是以窮年憂黎元嘆息至於中執此孟子所謂

不得於君則執中是也莊子人間世篇樂公

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故取笑同學翁浩歌

不得於君則執中是也莊子人間世篇樂公

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故

取笑同學翁

浩歌

浩歌

彌激烈甫志在君民而同享之人反輕笑之甫此懷无所寫形非

無江海志莊子讓王帶身居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瀟灑送日月作送生逢

堯舜君作舜不忍便求訣當今廊廟具叔孫通傳贊廊廟

帝王之功非一作支畧構厦豈云缺潘尼詩大厦須異葵霍傾太陽

惟南子葵霍傾心向日曹植求通親表若葵物性固莫奪莫一作難

甫謂若使高曰江海之供此餘年吾不忍為也况生逢堯舜之君何

忍一不見用便決別而去况當廊廟之才亦不乏人可以佐天子理

君其性自然不可得而移奪也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為慕大鯨擬大鯨而復蹇於第與哉古今注鯨大魚也雜曰鯨雖曰鯢常以五

君澤民其志甚大後自責曰我誠螻蟻小輩但可自求其穴何敢過

擬大鯨而復蹇於第與哉古今注鯨大魚也雜曰鯨雖曰鯢常以五

月生子於岸八月尊子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

兀遂至入少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高士傳許由隱於沛

遜焉由乃臨流洗耳其友巢父飲犢曰何以汚吾犢口牽牛於上流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許由也由以

告東父集父曰汝非友也 未能易其節易夷益 沉飲聊自

遣劉參軍詩 放歌頗愁絕以此自悟生理有

暮百草零謂十一月赴 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謂欲

客子中夜發客子甫自謂自京發程 霜嚴衣帶斷指直

不得結作能 凌晨過驪山三秦記驪山西北有溫泉之水入浴

御榻在帶嶂嶂徒徒結切嶂倪結切帶

不哀哉是時天變見于上帝莫少自悟故甫於

躑躅崖谷滑躑七六 瑶池氣鬱律謂玄

貴妃會于溫泉也張衡西京賦羽林相摩

相摩也漢宣帝紀羽林孤兒

君臣留歡娛君臣一作聖君張

應劭注林謂林木羽若羽翼

景陽詩朝野多權

娛樂動躬竭竭

如讀曰隱震也謂時明皇奏樂驪山溫泉也相

一作穆竭一作湯竭王琪吳若本皆作竭竭音渴竭上割切張衡

南都賦其山則峻峭竭竭注山石高險貌歐陽公王荆公改穆竭作

膠葛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揚雄甘泉賦其相

膠葛注膠猶言膠加也魯靈光殿賦洞洞轉轉其字又不同正異又

作竭竭今從賜浴皆長纓按唐書天子十月幸華清宮賜從臣

壬吳本為正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宴一作謀謂玄宗賜浴

長纓江文通詩長纓皆後人與宴非短褐羣臣皆長纓之士短褐

賦者不獲形庭所分帛形庭天子之庭以用飾之也趙本自寒

與宴也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鞭撻其夫家撻一作篋聚斂

女出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鞭撻其夫家撻一作篋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

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宴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內金盤上方器用也衛霍皆以

中堂

舞神仙舞一作有煙霧蒙玉質江淹雜卦詩願作秦煖客貂鼠

裘一作客殿蒙貂裘貂丁聊切鼠屬毛皮悲管逐清瑟勸客

駝蹄羹霜橙壓香橘魏王花木志蜀有給客橙似橘而非朱

門酒肉臭肉一作齋路有凍死骨孟梁惠王篇庖有肥肉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當是時揚國忠舉族與宴賞賚不貲仁人

之歌姬舞妓皆抱玉質俯酒中堂或媛客以貂裘或勸客以駝羹豈

知貧民下戶有凍死者耶甫從驪山過身披短褐不得與宴國忠之

徒漫以妃寵榮貴鮮相去咫尺而或榮或枯不北轅就涇渭官

渡又改轍後漢袁紹度河壁延津南曹操還屯官渡注官渡在今

臺謂之官渡魏志公還軍官渡袁紹眾大潰漢書音群水從西下

極目高崒兀崒藏沒切崒疑是崆峒來唐志安定郡保恐

觸天柱折甫過驪山迤邐北轅越就涇渭循涇渭抵官渡又改轍

峒來始恐天柱為之折傾是月祿山果叛守官之民為之敗走也吐

蕃入寇常從崆峒山下來故集有詩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是

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河梁幸未折古詩携手枝撐聲窸窣窸窣自上切窸窣聲不交也行

旅相攀援援千元切引也川廣不可越作且老妻既異縣既王

古樂府記他鄉各異縣張轉不相見十口隔風雪江文通雜詩誰能久不顧

廢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號胡刀切咷徒刀切易幼子飢

已卒餓吾盍捨一哀里巷亦嗚咽蔡琰詩所媿為

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末貧窶有倉卒甫乃

梁未裂之時幸得以渡道傳言祿山叛陷京城行旅皆攀援竄走甫宗獲濟既到奉先妻兒餓略無生理不幸幼子又死雖甫割愛捨哀而里巷亦為之動傷為父之道不能贍給諸子以致夭折尚且有媿况為天下父母者乎甫入寓意亦示不能為民父母秋成既不

登加以祿山之禍是使五口民貧窶衣食不足而又倉卒遭變其苦為如之何有詩終窶且貧卒一作符曹植贈白馬王彪詩倉卒骨肉親能不懷

生常免租稅常陳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猶

作獨阮籍詩感慨懷辛酸平人固騷屑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杜詩卷六

三

默思失業途

途一作徒

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

端一作際

頌

洞不可撥

頌胡孔切洞徒摠切頌洞絕貌撥都活切拾也甫言雖不見用亦為幸矣身叨命官既免租稅又免正伐撫循

事迹尚且酸辛况百姓苦於租稅名隸戰伐其騷動屑屑尤可憫也南默思吾之失業念彼遠戍之兵其迹憂悶與山齊高祭天下頌洞未可遽撥而絕之也嗚呼甫一布衣而吟咏之間未嘗不憂及君民其忠矣乎淮南子天文訓鴻濛頌洞莫知其門魏武帝詩明如月

何時可撥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川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山川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

圖

何圖括地象赤縣之州是為中州東南曰神州鄒子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其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別

九州是也夢弼按地理志奉先縣屬京北郡用集有橋陵詩居然赤縣立是也赤縣圖乃畫華山也

乘興遣畫滄

洲趣

地理志滄洲乃景城郡春秋戰國時為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高祖置渤海郡唐為滄洲滄洲圖乃畫滄

也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

素

毫筆也豈但祁岳與鄭虔祁鄭唐之善畫者也古今名畫記鄭虔高士也蘇許公為相申

以忘年之契為著作郎開元二十五年為文館李士飢窮輒軻筆
好琴酒者而詠工山水進獻詩篇及書畫元宗御筆題云鄭虔二絕

迹遠過楊契丹隋劉之筆迹過於楊則初鄭不足道也揚素在
隋稱善畫其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名畫記揚

契丹官至儀同僧琮云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山東鮑參元屬伊人不
在關立本下鄭法士嘗求楊畫本揚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入

物車馬曰此是古之畫本也由是鄭深嘆服得非玄圃裂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

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淮南子崑崙縣圃維絕通天無乃瀟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其一正西曰玄圃之臺

湘翻曾子開曰瀟水出道湘水出全二水至水合而
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悄然坐我

天姥下姥莫補切天姥山名吳錄地理志剡縣有天姥山今
謝靈運臨海嶠詩曰暮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耳邊

已似聞清猿吳越郡國志天姥山与括蒼山相連上有
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蕭蕭鼓吹之聲反思

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乃一作恐漢長安二輔左
扶風右馮翊蒲城右馮翊

屬縣也唐開元四年改為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

奉先縣以奉睿宗橋陵屬縣也唐開元四年改為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

應泣本朝錢希白洞微志
無雲而雨謂之天泣野亭春還雜花遠遠謂
父也漁翁暝

踏孤舟立暝日
入也滄浪水深青溟闊浪魯當切
滄浪水名欹岸側島

秋毫末

毫末謂筆端也

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離騷遠遊章句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劉侯天

機精

莊子大宗師篇嗜欲深者天機淺

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

徐陵烏栖曲風

流前令好兒郎偏得傅粉復馨香

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後漢沐衡唯善孔

融及揚脩常稱曰大兒孔文季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若耶溪

若耶溪在今越州會稽之南

雲門

寺

南史何遜字子季以會稽山多雲門與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

山兄弟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勅給白衣尚書祿辭不受

吾獨胡為在泥滓

西征賦或被左衽奮迅泥

青鞋布襪從此始

若耶溪雲門寺二者皆自勝境甫自傷泪没塵泥未能脫迹以遊覽也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開元二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橋陵在奉先西北二十里

先帝昔晏駕

先帝指睿宗也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耳

茲山朝百靈

茲山指豐山也長安志開元四年以蒲城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

崇岡擁象設

象設謂左右之山象青龍白虎之類也楚辭招魂章句像設君室靜間安此

沃野開天庭

張衡賦廣衍沃野

即事壯重險

易習坎重險

論功超五丁

昔蜀王欲鑿金山開道以取秦天為王生五丁力士能

從山今論其築陵之功超過六丁也按蜀王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從山秦王獻美女於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

坑中五丁共引蛇山頽

坡陀因厚地

秦五女皆上山化為石

即略本列貌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

雲闕虛冉冉風松

肅泠泠石門霜露白

露一作霧謂秋祭時也

玉殿苔莓青

謂春祭時也宮

女晚知曙

晚一作曉

祠官朝見星

官一作臣謂宮女祠官各勤其職而虔於從事以象生時也

空梁簇畫戟

謂列戟以森衛也

陰井敲銅瓶

謂汲井以供祭也

中使日夜

繼一作日繼夜正異作日相繼吳志朱然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惟王心不空

王謂肅宗也詩江漢篇王

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

道經莊子用志不凝於神

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

鳴一作宿一作巢曹子建

詩好鳥鳴高枝 **高嶽前律翠** 嶽呂卹切翠昨設切 **洪河左澄深** 澄

定切濛于高切小 **金城蓄峻趾** 金城蘭州也 **沙苑交迴汀** 沙苑隸左焉

永與奧區固 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 **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

立 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曹山建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故公詩言赤縣也 **臺榭爭**

岌岌亭 岌岌亭高也江淹詩岌岌亭南樓期 **官屬蜀果稱是聲華真可聽** 真一作宜

縣內諸官其才德名聲皆稱其職也 **王劉美竹潤** 喻其有節操也 **裴李春蘭馨** 喻其

譽也 **鄭氏才振古** 謂其才之多也 **啖侯筆不停** 啖杜覽切姓也謂其筆之捷也 **遣**

辭必中律 中丁仲切當也謂其發言合法度也 **利物常發矧** 矧交經切砥石也謂其利物有剛裁也莊

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惠文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綺繡相展轉** 綺

喻其文 **琳琅愈青熒** 愈一作逾琳琅喻其溫粹也校獵賦眩耀青熒 **側聞魯恭化**

以魯恭美赤縣令善政也後漢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蠲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塚肥親往藁之肥還以三異 **秉德崔瑗銘** 以崔瑗美赤縣官之

白安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子玉有座右
銘傳于世
太史候鳥影
後漢王喬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
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
自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幸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
王喬隨鶴

羽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
七月七日待我於織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幸

手謔時人而去余謂王劉裴李鄭氏啖侯皆縣內官有仙骨殆非凡
俗之流皆美

之儀如限
朝儀限霄漢
此下甫自述也赤縣令入朝而公自
拾遺賤為華州司功故不得與朝會

之儀如限
客思迴林垆
垆音高
輒輒辭下杜
輒音坎輒音可
又苦賀切輒輒

車行不平也
輒而留滯僕書音義下杜在長安今之杜城也
票票

諫篇然培
陵濁涇
陵陳作凌陵乘也詩涇以渭濁水經注涇水出安定入朝
那縣西開山嶼東南經新南扶風至京兆高陵入渭水合

又東与漆沮水合經秦
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
諸生舊短褐
短一作短
旅泛一浮萍荒

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
詩涕泗
主人念老馬
主人指縣內
官欲求諸見

念也韓詩外傳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曰此何馬也曰故
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

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辭字容秋螢
字一作署容一作岩
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腐草化為螢其質不美甫自喻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而賤之而見容也流寓理豈恆窮愁醉未

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豈樂為之苟能擺脫俗累優游於

江湖之上乃甫性之所樂尚以俗累所拘為恨矣

後出塞五首

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漢水敗之故有是詩為出兵赴漁陽也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後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常為官

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問乎梁竦字安定自負其才嘗登高遠望致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朝食州縣

之職徒勞人耳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土召募赴薊門薊古詭切燕地鮑昭

東武吟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鞭一作鞍百金裝

刀頭問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道周道邊也王仲宣詩親戚對我悲致白

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吳鉤刀名也吳

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室莫耶之劍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劍老當負之百金在人殺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一鉤獻於闔閭

而求賞王曰何以異於眾鈞乎鈞師向鈞呼二子之名吳鶴盧猶我
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習王乃賞百
金遂服之不離其身鮑昭結客少年行錦帶佩吳鈞余謂老者以酒
食為饒少者以吳鈞為贈其勇怯可知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
爵不可監受而國忠徒以貴妃之
寵居極位豈非無功而受祿哉

朝進東門營

東門洛都之門也

暮上河陽橋

河陽洛水之陽也李少卿詩携手上河梁游子

暮何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詩車攻篇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士卒之多則諸將各有青油幕故一部伍之

人至日暮歸也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壯數聲

動

壯士慘不

驕

謂壯士聞角聲之動慘然無顏色起故鄉之思也

大將誰

曹植七哀詩借問汝若誰言是客子妻

恐是霍嫖姚

嫖姚校尉霍去病以

椒房之親而致顯位故比之揚國忠然國忠以寵幸進驕暴不加士卒士卒皆疾之故有是句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士出師且長雲

百居鄧切極也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良將推務守邊疆不貪戰功英雄之主如漢武帝唐

太宗皆好窮兵於遠加以一時喜功之臣佐成其謀徒以出師如雲
之盛殊不念六合已一家何必提孤軍深入四夷而勞民動眾哉此
託意以諷玄宗開邊於西
北終致祿山之竊發也
遂令貔虎士貔樊作螭書牧奮身

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哲言篇如虎如貔開玄冥北持以
奉吾君此諷楊國忠之徒西擊大荒之野北開玄冥之地為國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謂西北蕃已安矣漁陽豪俠地乃此

來東吳遠海乃遼東郡吳出粳米水道越羅與楚練照耀

輿臺軀麗一作輝越羅楚練賞賜戰士魚鱗臺僕隸之賤身衣美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臣不敢議議者死

路衢主將謂祿山也時祿山為魚陽節度所領皆突騎兵還賞賚
復敢議其無賞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牙祿山恃功高氣凌公卿誰
事者哉

我本良家子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伐先零而出師亦多

門多門謂用兵非一方也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晉政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躍馬食肉言其貴也國忠驅民開邊苟取富貴是辜明主之恩也

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祿山反以討國忠為名幽州騎即祿山之兵長驅而來東都西京皆

為之陷沒皆國忠有以致之故也中夜間道歸間讀為去声漢高紀從間道走軍顏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際而

行不公顯也國忠開祿山有變已陷兩都遂脫身自微路歸恐為奸邪所獲也故里但空村謂居民盡避胡也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言國忠魚異於祿山不負叛逆之報應之理可不戒哉東坡蘇軾又曰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只殺其妻子者不出其姓可恨也

玄都壇歌玄都壇乃漢武帝之所築帝好神仙故築之也東方朔十洲記洲在北海上有云玄都仙

伯真公所治也七言六韻寄元逸人元逸人隱道士也

詩以贈之

故人昔隱東蒙峰故人者謂元逸人也地理志泰山蒙陰縣有蒙山禹貢屬徐州已佩含景

蒼君精龍

蒼精龍謂劍也後漢士孫瑞劍銘含景吐商春秋繁露劍之在左青龍也刀之在右白虎也或曰按神仙訣錄蒼精

龍驅鬼神之符也東方青帝蒼龍之精景者日月之影也道家呼吸日月之光景以取其精氣故受錄佩符能驅攝鬼神也故

人今居子午谷

王莽傳莽以皇右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汶中顏師古曰今京城南山有谷

通梁陵者名子午谷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城有南山有谷號子午谷南屬午北屬子社稷在北谷在

南陰陽家子午係衝破之方王莽有意篡漢欲絕其子孫從社稷前鑿通子午道時名為子午谷獨在陰崖結

茅屋

結在屋前太古玄都壇題青石漠漠常風寒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壇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子規夜啼山竹裂

俗錄曰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鳴其聲凄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

與農事東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補為望帝好稼穡教人農務治邦域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祠杜主時荆州人鰲令死其尸

沂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号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号開明帝

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杜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也異物志杜鵑至

三月鳴晝夜不止王母晝下雲旗翻翻一作蟠劉向列仙傳王母人面蓬頭髮載勝

虎爪豹尾善突穴居崑崙山或曰此王母之使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
日上於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四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
曰西王母必降是夕漏七刻西方隱二若雷聲有頃王母
乘紫雲車而至此假子規以對王母蓋子規乃蜀帝故也知君此

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芝草仙藥也琅玕寶玉也言逸人所居靈異之地往生長是

物足供服餌一隱而不復出也漢武內傳
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鐵鎖高垂不可攀

藏經綺字函晉時有戌卒屯於子午谷聞谷之西去二百里有大澗
二傍有竹其圍三尺戌卒往取之以為塞柵及至窮澗忽見鐵鎖下

垂約百有餘丈戌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其傍咆哮大吼戌卒驚
走歸告戌長戌長率其隊共往視之迷而不知其所又藏經感應錄

唐正觀初採蜜人入子午谷聞南大秦嶺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一
門傍有大竹林其人斫三節以盛蜜可得五斗下至大秦成則告防

人戌主遣人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致身福地
許防人曳鎖御學之太罕有二虎據人大呼防人怖走

何蕭爽
按神仙史錄有天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由地仙積累功行遂起昇天仙今逸人致身福地已為地仙之

流何其蕭灑清爽神氣不凡故也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泰華西
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廻數百

里名曰
福地

數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一作階青藥重陽不堪摘甘菊以移

謂失其時也明日蕭條盡醉醒一作醉殘花爛熳開何益醒者

人尽後菊而醉唯我无菊可後獨醒而已殘花虽開已无况味夫誰復何益此与屈原不遇其時而云幸世皆醉唯我獨醒之意同也

邊野外多眾芳采擷細瑣外中堂擷突結切將取也詩云

喻君子眾芳細瑣以喻小人君子不遇時不見采擷小人在野无異也

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纏一作埋喻君子函養

人故至於失所而埋没乎風霜有如此甘菊矣觀甫此詩辭意含蓄其情可知矣

醉歌行

別從姪勤

陸機二十作文賦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以汝更小年

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詩齊風總角非兮毛世上兒子

徒紛紛驩騶作駒已汗血詩齊風總角非兮毛執鳥鳥舉翮連青

雲勸勤預薦書也詞源倒流二峽水源一作賦此夸大從

峽之水可衝激而倒流矣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无竭源海賦
吹壘則百川倒流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也

陣獨掃千人軍復美其筆力之快利魚千人之軍可指揮而獨掃矣王羲之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

者蓋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

期第一射策甲科謂策問疑難從而射之對有中否取譬於射也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

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著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

穿楊葉真自知李貴乎自信勤之才藝有必取之理如養由基射楊葉有必中之妙其來舊矣史記周本紀蘇

中前說白起曰其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暫蹶霜蹄未為失良馬有千里之才魚暫蹶淹留何足為辱乎王褒頌過都越國蹶

若壁塊莊子馬蹄馬蹄可以踐霜雪偶然擢秀非難取會

是排風有毛質言真率一日之長舉擢英秀亦偶然爾非雜取也而從姪之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時排擊風

霜蓋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識汝身已見

成珠美從姪開口成文如珠它日必貴也晉夏侯湛曰咳唾成珠玉汝伯何由髮如漆甫恨年

无由歸里傷不及
見勤之富貴也

春光淡沲秦東亭

淡沲一作潭沲徒我切
水兒東亭延京城門外會

別之亭梁簡文詩潭沲青帷閉富嘉謨明
水菡陽春二月朝始嫩春光潭沲度千門

渚蒲芽白水行青

梗切披余也蒲然有芽而白行在水而青指東
亭之景物得其性也別之苦曾物之不如也

風吹客衣日杲

杲

言甚寒也詩猶
風杲二出日

樹攬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

眾賓皆醉我獨醒

皆一作已屈原傳曰眾人
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見故

乃知貧賤別

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躑躅一作位鮑昭行路難吞聲
不敢言詩第零如雨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橋皇城之東第一
街進業坊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正觀二十年高宗

在春宮時報其母文德皇后為之祈福即其地建寺故名
慈恩南院臨黃渠齊木森邃為京城之最西院浮屠六級

高三百尺未徵二年沙門元奘所立浮屠內有梵本諸經
數十匣浮屠前東塔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叙及高宗

皇帝述聖記二碑並指遂良書中和中書舍人李
肇因史補進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

高標跨蒼天

天一作穹塔六級高二百尺
蜀都賦陽鳥回翼乎高標

烈風無時休自

非曠士懷

曠一作壯艷昭放歌行小

登茲翻百憂

夫人登高

所見則心有所感甫登此塔俯視兵火之後景物蕭條益无憂傷乎

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遺適耳詩使爰篇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仲宣

登樓賦登茲樓以四

望古兩暇日以銷憂

方知象教力

以暗敬之也曇无羅識釋迦佛住出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未去

亦一万年突厥寺則四天之下聞諸象教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

陵夷住謂為形

足可追真搜

象以教人也

足一功立德无量可以搜求乎

深突公遊天台賦序非夫遠寄冥

仰穿龍虵窟

搜篤信通神者何肯假想而存之

謂塔磴道屈曲

蛇之

而升有如穿龍

窺笑

始出枝撐幽

其抽庚切邪

塔級之下皆枝撐洞黑至

隙注技撐交入也

七星在北户

一作河漢

西流

近河漢

皆言塔之

於甘淵張揖廣雅曰御曰羲和月御曰望舒

晉傅方曰昇歌羲和初曉鑿六龍並騰

之月其

帝少昊

秦山忽破碎

秦或作秦言

涇渭不可求

言塔高視之

後逆氣熏蒸土地分列致清濁无分

天子之都曰皇州此記意兵火之

不可見也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杜詩卷六

十一

皆安能獨辨帝都耶祿山自山東長驅回首叫虞舜蒼

梧雲云止愁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本紀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後漢志零陵郡營道

南有九疑山按九疑山圖記道州東七十五里有蓋遠縣南六十里有九疑山自九峰一曰蕭十一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

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車蓋八曰巴陵九曰石疑惜哉瑤池飲飲

樓周四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天子傳天子遊崑崙觴而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

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曰晏崑崙崑崙天子若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乃民

之事也南望而遠想蒼梧則託虞舜而思高宗之晏駕而望而遠想

死于蒼梧之野周穆王與西王母會于崑崙之瑤池是時玄宗避賊

幸蜀故用此之虞舜南巡揚貴妃見寵於玄宗為霓裳羽衣功西王

母之所為嘗與玄宗會溫泉宮故南比之穆王會王母于崑崙今玄

宗晏駕用託意感傷之故有叫虞舜惜瑤池之句也願師古前漢書

音義天子崩羣臣不忍言但言車駕晏起黃鵠去不怠哀鳴何所投阮嗣宗詩黃鵠

回首叫虞舜蒼

梧雲云止愁

南有九疑山

曰朱明六曰桂林

樓周四百餘里

平均吾顧見汝

之事也南望而

死于蒼梧之野

幸蜀故用此之

母之所為嘗與

宗晏駕用託意

音義天子崩羣

而來遂陷京城九廟淪隳豈復有尊卑之辨哉

梧雲云止愁

南有九疑山

曰朱明六曰桂林

樓周四百餘里

平均吾顧見汝

之事也南望而

死于蒼梧之野

幸蜀故用此之

母之所為嘗與

宗晏駕用託意

音義天子崩羣

回首叫虞舜蒼

梧雲云止愁

南有九疑山

曰朱明六曰桂林

樓周四百餘里

平均吾顧見汝

之事也南望而

死于蒼梧之野

幸蜀故用此之

母之所為嘗與

宗晏駕用託意

音義天子崩羣

而來遂陷京城

梧雲云止愁

南有九疑山

曰朱明六曰桂林

樓周四百餘里

平均吾顧見汝

之事也南望而

死于蒼梧之野

幸蜀故用此之

母之所為嘗與

宗晏駕用託意

音義天子崩羣

回首叫虞舜蒼

梧雲云止愁

南有九疑山

曰朱明六曰桂林

樓周四百餘里

平均吾顧見汝

之事也南望而

死于蒼梧之野

幸蜀故用此之

母之所為嘗與

宗晏駕用託意

音義天子崩羣

縮梁也○師古曰黃鶴一卒千里志在飛騰鳴鶴隨陽志在縮梁當
綠山之亂賢人高萃遠引投窟林野有似黃鶴奈何詭隨之志受人
為習各得爵祿而已豈不若隨陽之
鴈去无遠尚唯在於縮梁自肥者耶

示從孫濟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所樂也未知道誰門權門多蹲沓蹲祖本切沓幸

合切前息夫躬傳交遊貴戚趨走權門詩小且復尋諸孫權

者推貴之門惟其多蹲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

生竹堂後自生萱詩備風焉得護草言樹之共有護草令萱

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翻翻今作番堂前者堂之南也堂後者

位於外故堂前父之所居女正位乎內故堂後母之所居萱草已死

言杜濟之母已喪矣竹枝不蕃兄弟譬則連枝言杜濟之父所存者

獨清兄弟九人此序濟已喪父母惟叔父甫在為至親也无淘米

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川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木与

所食也汲多則井渾放手則傷根嫌其數也古詩葵阿翁懶墮又

謂也甫自覺兒行步奔兒謂所來為宗族來一亦不為盤

殮殮音徐熟食也甫之來尋諸孫蓋為宗族而來不為殮殮故也殮無以數來而生嫌隙故取喻者汲多放手而有并渾傷癸之句也

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傳晉公子及曹僖負羈之妻乃饋盤殮實璧焉小人利口實按俗本或作實

求口薄俗難具論具一作勿受外嫌猜鮑昭詩明慮自天

同姓古所敦此責後生來相頌小人以口實為利各於刀錐

所為出足道哉

曲江三章章五句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隄州

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

花卉環列煙火四際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中上巳

賜燕江側菰蒲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西

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

曲江蕭條秋氣高西都賦原菱荷枯折隨風濤菱一

菱即菱也爾雅菱葢也注菱今水中菱說文菱也楚謂之菱蜀本圖經生水中央浮水一其化黃白色實有二種一四角一二角武陵

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菱通謂之水栗爾雅荷美藻注別名美藻江東呼為荷游子空咤垂一毛公游自

謂也左氏德公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異色白石素沙亦相蕩哀

鴻獨叫求其曹按元和中書舍人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

天下經祿山之亂焚蕪殆尽况秋氣蕭條菱荷枯折水既瘦涸沙石

浮露而相蕩孤鳴而求侶皆可感之事也子美覽此風物已非昔日

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非黍離周之比乎甫集有詩云

弟妹今何在孟亂離之日親戚不相保持石与沙本无情之物尚且

相盪隨流水轉移可以人不如沙石乎鴻鴈有先後之序以譬兄弟

也今哀哀獨叫而求其類喻甫之懷弟妹是以有取於孤鴻焉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沙激越梢林莽莽莫補切宿草列

謳於秦青辭歸青錢於郊比屋豪華固難數數色主切計也

懣撫節悲歌聲振林木所以見曲江之事漢武帝大興土木之功於曲江徙京城豪華富之族

以實曲江將以壯觀其地迨唐玄宗時此屋豪華尤為富盛士大夫

宴集于此清歌妙舞無日無之激越者謂歌聲發越梢動林莽如所

謂動梁塵過行雲是也自兵火之後甫遊此地風物蕭條已非古昔

故曰即事非今亦非古也吾人甘作心死灰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形固可

乎弟姪何傷淚如雨心灰謂無生意也甫自謂年老已灰少遊之心雖踪跡寂寞無所感恨但傷弟姪隔

別是以涕淚如雨也詩小雅涕零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

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無非天命孔子常以廢與為有命孟子亦以行止出乎

天今日休問天者蓋君子窮物之理已之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自斷而不以問天者也

杜曲幸有桑麻

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杜曲在長安之南甫之所居山阿曰曲若今地名曰齊是也桑麻可為衣食之

資甫既不遇遂自斷欲依先人薄業後住于此得以耕獵終其天年豈能強逆天命而尚富貴也哉

短衣匹馬隨

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短褐宜於上馬故楚人短製欲便於馳獵也昔李廣有武才生於昭帝之

世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其見擢任必矣甫文士以筆墨為業惜乎當用武之秋是以不用甫自知才与世違故斷然儒術服著短衣習馳射鞍馬隨李廣之徒射虎為樂而文墨何足貴耶前漢李廣擊匈奴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樂遊園歌晦日賀蘭揚長史筵醉中作

按西京雜記宣帝神爵二年起樂遊苑閨中記宣帝立
廟曲江之北因苑為名名曰樂遊廟即今昇道坊內餘
地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又在京兆
萬年縣南八里三輔黃圖在杜陵西北寰宇記曲池之
北在昇平里唐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
寬敞每於上巳重陽士女咸就此被袂登高樓幕雲布
車馬填塞虹影映日馨香兩路朝入詞賦詩豈日傳
於朝市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並為酬聚飲食土
女泛舟或臨水宴樂玉燭寶典元日至月晦入並
為酬食度水土女悉備裳酌酒於水湄以為度厄

樂遊古園岑森爽岑山貌煙綿碧草萋萋長詩春草生芳

秦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興平縣
地去長安城西

八十五里秦地皆高唯此寬平好眺望漢昭帝置平陵縣魏為始平
唐至德初改為興平公子指賀蘭揚長史華筵勢最高謂置酒於原

上遠眺秦川如掌然也二秦記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為長生
秦川一名樊川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

木瓢示真率

率一作宰非長生木瓢脩長而生者蓋用之以酌

奈因緣未就霞王忠汝飲降人間不能逃生死遂以長生木瓢與之

日飲此可以延年也蕭中記長生木八九月生花色白子赤大如橡

子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

城仗夾今作甲非也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園有池一名波一名浪

芙蓉園在萬年縣東十五里本隋之離宮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

門觀以達只慶宮以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

京羅城東南隅有青林重復綠水餘浸蓋帝城勝景雀閣閣開

映趙修作欲闔闔前君門也玄宗每游幸從闔闔門列鼓

門開敞與樂游相映帶也樂致遠引漢郊祀歌天馬章游闔闔觀玉

臺應劭曰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闔

頤師古曰試大禁功曲江翠幕排銀榜神異經東方有青明山

為左男之宮陳沈炯林屋館記良命平園銀榜相輝蓬閣仙呂金至

杜詩卷七

起拂水低回舞袖翻賦作細揚脩許昌宮綠雲清切歌

聲上秦號二夫人皆設翠幕掛銀榜待天子宴賞以至歌聲清切

悲只魯作即今甫遊此悲感當年之樂翻為此日之憂風物數莖

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罰一作刻刻者漏中之刻

節晝夜醜醜謂過一物自荷皇天慈此

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蒼茫謂波浪池上也

房瑄不宜罷見黜得不誅亟以遂餘生皆天子寬慈之賜甫以過惡

歸已不怨朝廷取黜之非自傷年老无所依歸至於獨立地上詠詩

遣懷其情為可憫也

漢陂行漢莫彼切或作美水名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

今在鄠說文漢陂周十四里比流入滎水十道志有五

收管不得雜人採捕其水任百姓灌漑文宗詔還府縣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揚雄嘗言司馬遷好奇蓋遷之性好周遊

天下今岑參兄弟携我來遊漢陂豈非若馬遷之好奇乎按集公嘗有寄岑參詩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是以岑參約甫為此遊也

天地黥慘忽異色王粲登樓賦天慘慘而无色通波濤萬頃

堆瑠璃言其水色之青瑩如瑠璃也西域傳屬瑠璃國出瑠璃梁簡文詩池水淨瑠璃瑠璃漫汗泛

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鼉徒何物水

而長大鯨魚也惡風白浪何嗟及詩王風何主人錦帆相為

開主人指岑參也隋煬帝以錦為帆陳陰鏗舟子喜甚無氛埃

舟子鳥駭散亂掉謳發鳥駭水鳥也掉歌發則喧矣故鳥

棹歌絲管啁啾空翠來啁竹包切啾即由切聲也空翠來則

而唱沈竿續蔓深莫測沈竿續蔓言菱葉荷花靜如拭

說文菱菱也楚謂之菱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菱爾雅荷美

稌注別名芙蓉江東呼為荷言其熱清无一點塵也靜一作淨拭音

式雜記雍人拭宛在中流渤澥清解胡買切渤澥海水也詩秦

虛賦浮渤解顏師下歸無極終南黑或作一臨无地頭陸寺碑

半改已南純浸山動影最窈冲融間木玄虛海賦船舫

暝憂雲際寺行經雲際寺而日暝也水面月出藍田關

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謂舟行次藍田關而月出也

秦曉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故城則改曰青泥關武帝改曰藍田關

皆以其波之此時驪龍亦吐珠莊子列禦寇為莊子曰河上有

廣大然也馮夷擊鼓羣龍

珠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馮夷擊鼓羣龍

趨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何伯无夷之所都居水夷无夷即

馮夷也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十八日渡河溺死天帝嘗為河伯

神賦馮夷鳴湘妃漢女出歌舞列女傳有虞氏一妃者帝

舜陳方死於蒼梧一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仙傳鄭交甫將

適南楚傳彼漢江遇一女佩兩珠大如雞卵交甫與僕言曰我將下請

其佩僕曰此邦之人皆習於辭注則懼見辱焉交甫果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交甫既行不見二女佩亦於懷中失之故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者也又韓詩外傳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処子佩璜而流者孔子抽劍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比鄰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意曲之化其水載清載濁流而移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吾年其少子不早行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曹植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

光有無右兩聯乃假辭以叙漢陂之景物也前漢孔安志安世房中歌金芝秀華蕪旌旌臣墳曰樂上衆飾有流翹羽葆

以黃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秀華也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

神靈意第其水府与龍宮相去咫尺但恐龍王之怒激而為雷雨神靈之意或喜或怒非人所能曉也屈原九歌何伯篇東

風飄兮神靈兩則哀繼之此理之常也此一日之間初至以天地曠慘而憂既而晴无氛埃則繼游而樂以至雷雨忽至則又為之而愁人之悲世哀樂相半豈特漢陂之遊乎是以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也漢武秋風解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奈老何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嘗謂壯極則老頹之樂極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謂水氣逼人蒹葭離披去謂陂岸多蒹葭

也尔雅釋草兼
兼也度蘆也

天水相與求

謂陵水連天也

懷新目似擊

謝靈運詩懷新道轉

未見故思發一覽昔仲尼見温伯雪日擊而道存

接要心已領

要於消切約也要一作懸非懷新謂目所

此臺所對者漢吹人皆知水之為可愛而不知水之似道有獨得仿

像識鮫人

謂鮫人以臺高水遠而仿像難識也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居如魚不發緝績時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

積日賣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位而出珠滿盤以与主人又任防

儒空蒙辨魚艇

謂魚艇以臺高水遠而空蒙難辨也

磨終南翠

終南山長安之南山也謂終南磨然

崑崙增光輝

崑崙增光輝謂崑崙山增光輝也

乘陵惜俄頃

謂登臨俄頃惜

勞生愧嚴鄭

嚴謂君平鄭

平隱於成都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甫獨自勞生奔走風塵不
能效其所為故於心有愧也前漢王真兩龔傳京谷口有鄭子真獨
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解谷口鄭子真不謂其志耕於岩石之
下獨嚴君平久幽而不改其操皆近古之逸民也然康幽墳詩仰慕

嚴鄭外物慕張邴張謂子房謂曼容也子房曼容皆好神仙

之也前漢張子房貴極廢棄人間事內曼容免官養志自修謝靈運優舊園詩許爾空多秋謝疾不待年偶與張邴同久欲還東山

復輒辭駟州亦見逐豈非輕驛乎吾其雜鼯鼯鼯音思鼯通蝦蟇也亦有重數當時斥奔賢能信任小人甫是以其心

而鼯鼯之同俗也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適一作足謂

去來也則世俗可忽取適於性則凡事无可得而並身退豈待官謂身欲求退不必待於

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來古便靜便毗連功安也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况資菱菱

足菱菱也其巨險切維頭也皆彼中可食之物按揚雄方言南楚謂

佛一名鳥頭葉少而大葉上覺細如庶結茅茨迫從此具扁

舟彌年逐清景甫謂官為拾遺亦已足矣况老來苦愛便靜有

舟舟泛湖之只追緣清景不亦快哉

夏日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公子指李公也貧居類村塢僻近

城南樓長安城南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是也傍舍頗渾朴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不方鳩切弗也牆頭過濁醪

展席俯長流言展席俯職流水也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

秋巢多眾鳥喧葉密山鳴蟬稠稠直由切說文多也苦遭此物聒

軌謂吾廬幽謂陳作語陶潛詩吾亦愛吾廬水花晚色靜靜樊作淨崔約古今注矣

度足充淹留騷經時續紛其

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後漢孔融性寬容喜誘後進及退閑居賓客日

盈其門嘗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胡鴈喻祿山也祿山本胡人故以此之慘澹帶砂礫砂礫狼狄切

長林何蕭蕭喻大

也言祿山起兵叛而揚沙塵也鮑昭詩疾風充塞起砂礫自飛揚劉公幹詩涼風吹砂礫

亂世蕭條不獲用也秋草萋萋更碧草喻小人草逢秋宜凋瘁今乃萋北里

富熏天言武夫悍卒當祿山之亂而能立功取富貴是以富貴高

樓夜吹笛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絺綌切粗葛也南隣

客用自言也甫於斯時不得志以九月授衣而猶絺綌蓋公貧而無

禦寒之服故也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客戲充曰絺

兮絺兮斐其以風充曰惟絺惟綌俗服之無數

長陵欽頭兒秦將白起長陵人也甫說白起以刺楊國忠也世

之風注引嚴尤三將序曰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

不轉小頭而面銳者取法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若見事明也瞻視不

轉者執志強也可出獵待明發明發天曉也詩驛弓金爪鏑

與持以難與爭鋒驛一作解角貌鏑丁歷切矢鋒也驛弓朱弓也金白馬蹴微雪

驛子六切躍也言馬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

狼此譏國忠本以貴妃之兄位宰相帶劔南節度馳逐未厭至於日

入正詩所謂並驅從兩狼兮不符不獵之意懸狼而歸正詩有懸

貍兮之意所門戶有旌節旌節貴人所建羅列於門也國忠常

以譏素殮也

廷祿爵故甫疾之託意比白起也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膏漆蘭桂皆有用之物以喻賢人君子所以煎割摧折者乃為小人所中傷也按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虛龔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凡拜相之築沙堤所以絕莊行也下園曰于競大唐傳天寶三年因蕭京兆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于朝堂赫赫蕭

京兆今為時所憐

趙子標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雖已誅矣然明皇賢其為人心愛之不忘

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知吾用乾曜子吾以貌言以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豈不賢哉按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魏國志太祖生縛呂布布曰縛太急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雷

乳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省皮寢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壁豆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無復晴閃鑠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勸一作戒

山也虎雖咆哮而枝撐已張其脚刺其皮以為寢處之具矣祿山之猛可畏不啻於虎而終蒙茹臨亦足以為元惡之戒矣

朝逢富家葬逢一作逆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

夫行總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

得歸山岡兩雅釋山岡山脊也此議楊貴死死于馬嵬山瘞于道傍故以諸葛恪比之也當此之時求其如富家之前後

輝光不可得矣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葦席裹其身而掩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五臺山各按地理志代州鴈門郡有五臺縣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盧夷縣隋改盧夷為五臺有五

臺山其山五亦環秀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所業白出石壁此

都也山經云冬夏常雪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業白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壁者石岩峭拔如壁也佛經以善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師嘗曰當勤修白業金光明經遠離一切諸

惡善修一切白淨之業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寺中寺家迫五臺山余亦師粲可余一作餘

可謂二相善可粲可乃禪中之祖師故子美師之按傳燈錄僧粲傳

法於慧可粲渴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无人下種華地尽无

生慧渴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身猶縛禪寂子美方與許生共

華生本來无有種華亦不能生

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如言貪者禪味是苦薩縛縛則不能解也按傳灯錄三祖僧粲傳法於二祖昔可或問察求解

脫法察曰誰縛汝維摩經曰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解縛又曰以大精進攝諸解慢一心禪寂攝諸亂惑何階子方便

謬引為匹敵子指許生也此言有何因階得許子垂慈悲方便法門以為之匹敵也佛經善巧方便前漢龜錯傳

人情非離索晚相逢離讀去声去也索悉各反散也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吾已離羣索居亦已矣矣包

蒙欣有擊易蒙卦九二包誦詩渾游衍渾一作混甫自言我離羣索居又矣矣

無師友相勸摩今日相逢恨得之晚賴許生包函蒙味有所擊是故甫欣然聽其誦詩深有開發游衍者博覽之義也

皆辟易皆一作俱辟與避同避也易夷益切改也辟易者驚懼退却之義也前漢項籍傳人馬俱辟易應手看

捶鈎捶丁果之累之睡三切捶打鐵也捶鈎即將捶與鈎莊子二十而好捶鈎謂拈鈎物輕重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無毫厘之

差壁君許生能詩得於心而應於口了無差失也莊子天道篇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又知北遊

篇大司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清心聽鳴鏑鏑箭也箭有鈴響也不失毫芒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甫謂許生誦詩已專心致意聽之如三軍聽鳴鏑然也前漢匈奴傳冒頓欲篡頭曼每出獵用鳴鏑射令三軍曰聽鳴鏑皆射之一日射所乘馬三軍不敢射斲數人一日又射寵夫人軍士又不敢射復斲之後與父出獵用鳴鏑射父軍士皆射遂篡其位也精微

穿滇洋

頃三頂切倅戶頂切頃倅謂鴻蒙也謂詩思之巧妙可與鴻蒙之氣相為之貫穿也中庸篇致廣大而盡精微莊子

在宥篇大

飛動摧霹靂

霹靂謂雷霆也謂詩思之飄逸陶謝雖若雷霆之威亦為之摧挫也

不枝梧

陶謂陶備明謝謂二謝乃靈運惠連之暉也皆以詩鳴亦莫能敵也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注小柱為枝斜柱

為梧

風騷共摧激

推激言勳賞之也紫鷲自超詣鷲舊作鸞非歐

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鸞六綠離七龍子八驎駒九絕塵號為九絕出說賞各篇晉簡文

云般深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厥故有局棟翠駁誰剪剔

剔救歷切剃也爾雅釋畜駁如馬偃牙食虎豹

莊子馬蹄篇我善治馬燒之剔之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闕

闕若鷓切靜也紫鷲古之

良馬翠駁乃馬之以駁者駁獸名食虎豹言許生如紫鷲超然遠到甫如翠駁仗誰剪其鬣剔其蹄乃有望於許生之拂拭也然許生詩

有深意惜乎當山莫能知之蓋世人蒙昧如夜之寥闕誰辨黑白江淹詩曰莫碧雲合傷世之昏昧不明也古人生於暗世不敢指斥託

以微意諷之又豈非傷無知已者乎梁蕭子範直坊賦何坊禁之寥闕對芳夜之無承

貧交行

翻手作雲篋覆手兩紛紛輕薄何須數

數所矩切計也詩谷風刺朋友道絕

以天下俗薄故也劉孝標作絕交論深斥利勢之交人之相交貴相知心不以喜怒貧富貴賤移所守尚何至於翻覆無常有始而無終耶甫之此詩為嚴武有激而作也甫與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常醉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仗劍欲殺之武母救止之武始待甫其厚今以小嫌而欲殺之豈非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其輕薄如此又何足慕歟乎前漢嚴助傳越人愚贛輒薄沈休文詩長安輕兒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公言緩急則兩所濟者久垂至氣不待族而兩則兩所濟者微今以翻覆手而雲遂為兩其俄頃可知矣管仲與鮑叔賈而獨分財利鮑叔與爭其怨以如是蓋管鮑之交真相知心不以貧賤富貴易其節宜翻覆手之間為片雲過雨之密乎是道也今人奔其信義加土芥然今人若指嚴武不敢直斥之也按列子力命篇管夷吾與鮑叔牙二人相交甚戚同處於齊管仲嘗數曰吾少窮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孫功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取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也

白絲行

師古曰按唐書寶懷貞右相德立之子少敏儉不為豪侈事後娶李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者

故妾婢也世謂媼婦為阿父者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右
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為素義所斥厚氏歎
太平公主干政又傾已附離素節盡矣故甫作此詩以
譏之然有取於白絲者絲之為物柔直而潔白一為所
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污求其向之所謂
潔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
亦是詩諷
喻之意也

線絲須長不須白蘇曹切釋繭為絲也夫線絲欲長謂負多
也

越羅蜀錦金粟尺金粟尺一作矜輝赫越羅蜀錦
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邊幅尺

象牀玉手亂般紅象一作牙般烏
閉切赤黑色萬草

千花動凝碧言越羅蜀錦積在象牀之多玉手擇取之則赤黑
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言錦上羅上之繁文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染一作改絲本質素既成羅錦般紅凝碧
修靡如是向之本質潔素已為采色所變

下鳴機色相射射食亦坊弓弩發也謂素絲
既染織為羅錦而顏色相射也美人細意熨

貼平熨紵物切火展帛也
美人謂宮國夫人也裁縫滅盡針線迹喻與夫人其
情糾密無間

也 春天衣著為君舞 鮑昭白紵歌催 蛟蝶飛來黃鸝語

此因舞而言蛟蝶飛者以况舞之輕而黃鸝語者以况歌之巧也懷

貞既娶宮國夫人交結宮人阿附內宦由是黨與日盛如蛟蝶黃鸝

遊絲落絮之相依 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

附此必然之理也 香汗清塵汚顏色 一作香汗清

且一作疑或作同此言舞之 開新合故置何許

態其身輕可奉而仙去也 衣稍故以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故不著將於

為此所汚不著奈何韋氏之敗壞貞 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蓋開新以譬言太平公主初得志也合故以

譬言韋氏之敗也殊不知士君子守其志行皆終始如一詎可以新故

而變其所守哉古詩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將練持比素新人不

如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指忍羈旅 引者汲水引

故 士遭汲引須求其類擇賢而附之孔子不主離疽與侍人瘠環蓋

以汲引為難不宜輕易故也終孔子之世忍為一栖栖旅人耳其可

苟以趨媚匪人而為素議所弃捐耶今懷貞為韋氏楚客之所汲

引魚得爵祿奈公論之所弃捐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也

去矣行

在率府數上賦須不蒙采錄故辭職遂去矣

行夢弼謂此篇亦為嚴武而作也

君不見講上鷹講古侯切一飽則飛掣掣昌列切挽也魏志

牧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揚去焉能作堂上燕嚙泥附

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覩他典切面慙豈可久在王侯

間甫素与武相善武鎮成都甫往依焉武辟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尚

書負外郎是餓鷹飽肉之譬也甫嘗醉登武床曠視曰嚴挺之乃

有是兒武杖劍欲殺之賴武母救免甫是以有去志故作是詩然甫

嗜酒既不為飽鷹亦不為堂上之燕依傍主人但測媚以趨炎附勢

况甫之為人其性曠蕩不能厚顏久依王侯集嘗有詩未試囊中

曰本欲依刘表還疑厭祢衡盖因武儼而為是言也

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玉者陽精之純屑而食之令人色

美玉甫既不能媚附於嚴武遂欲隱居藍田試食玉之法以經老焉豈

能覩其顏面而久在王侯間哉地理志藍田出美玉在長安魏書李預

傳預居長安每法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

者百餘以還光潤可玩預乃為屑日服食之及死遂不変而无穢氣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漢有時繫扶桑

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

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春秋命曆序皇伯登扶桑日
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
頓轡海徒

涌離騷忽余轡乎扶桑郭璞詩六龍安可頓轡相與神人身更長
吳季重曰日不我與思仰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鮑昭詩吞聲真

宰意茫茫臣之事君如龍之駕日扶桑與海皆在東喻安祿山之

四海不獲安矣海上有三神山神人棲焉海雖涌不能淪溺神人譬

天子不為祿山所陷也性命苟不存害性命之叛

地用莫如馬易卦卦馬地無良復誰記良謂良馬也苟

取之此日子里鳴追風可君意崔豹古今注秦始皇君看

渥洼種漢武帝元鼎四年能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雜

作逍遙有能事良馬以比君子祿山既平諸將爭功如駑駘

陶潛避俗公羽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頌亦恨枯槁

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潛也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
語矣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鸚鵡稱爲仁長飢

至于老鍾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其他皆類是豈不謂之根枯槁乎
達生豈是足達生者謂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解

印賦歸去來也按莊子有浮生篇 默識蓋不早語述而篇 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披陶佳有夏子詩雖有五男兒摠不好紙筆天運句如

不才亦已焉哉此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黃庭堅曰公嘗困於二

獨蓋不知者臨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談議宗文宗武失李公故

寄之謂明以解朝耳其詩名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識病淵

明所謂癡兒前就夢也或曰南謂陶潛非達道之士以其詩恨朝廷

不用至於形為癡之辭蓋達士不求足昔人有云若以為足今不

管足矣以為不足萬一益有足耶甫自傷默識此理不早故有今日

飄蕩之意然亦有子以主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賀公雅吳語賀公謂知章只八人也世說排調篇劉真長始見王丞

耳語在位常清狂知章世放曠善談笑為 上疏乞骸骨黃冠

歸故鄉天寶六年知章因病請為道 爽氣不可致晉王徽之

相中參軍嘗從行中曰知章在府日久此當料埋微字子猷為

之不合直高湖以手扳柱頰曰西山朝來豈有爽氣斯人今則云

斯人謂知章也語雅也篇今也則云 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 江海日淒涼

杜詩卷七

十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不才明主弃玄宗怒曰子不求仕

朕何嘗弃子汗還家不樂而終短褐言其賤也長夜謂死也三齊略記甯戚擊牛角歌曰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解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

清江空舊魚一作舊魚羹春雨餘甘蔗曹言曰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

編王士原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以全高此二句想其釣魚之舊餘跡也每望東南雲令人

幾悲吒吒陟駕切吟也浩然襄陽人也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思之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郭璞游仙詩既心獨悲吒

高都護驄馬行高謂簡也都護官名也適初為哥舒翰掌書記甫官送以詩有曰十年出

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西府都護其言且不可不有徵哉

安西都護胡青驄唐安西郡東至焉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疎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

正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胡青驄言良馬出于胡地有青白之色也聲價欻然來

向東欻許勿切忽也漢武帝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景利長遭刑屯田於渥洼見群馬來飲水邊中有奇者先作土人特勒絆立

後馬慣習之久之利長因依土人收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於是作天馬之歌渥洼在三危山下謂此良馬從西而至聲價

欽然高大非它馬之比也顏
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

大功 馬與人一心言其回旋曲折馬順人情
惠養謂護惜之致至也都護有所至之處常
功成惠養隨所

致 飄一作銀流沙西域之地其風惡揚沙如流水然都護乘此馬往
安西府今自流沙來至飄飄然氣力不衰也天馬歌天馬徠從西

至 極涉流沙 雄姿未受伏櫪恩 伏櫪言老馬無用但伏食於槽櫪
九夷服 安質雄健未肯甘受伏櫪之恩猶思戰場馳逐以收功利古人多以

馬喻君子取其有致遠之才按高適年五十為哥舒翰掌書記加以
十年出幕府為安西都護集有甫送以詩云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

時則知適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為國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
白馬賦弭雄姿以奉引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梁元帝謝馬啓引伊伏櫪亦結懷恩 猛氣猶思戰場

利腕促蹄高如踏鐵 踏正候切又匍覆功踏也言馬腕之促蹄
馬腕欲促促則健蹄 之高踏地之聲鏗然如擲金也按相馬經

欲高高則耐險峻 交河幾蹴曾冰裂 曾與層同積也適騎此
河之地而層積之水為之破裂也按地理 馬幾度與吐蕃戰于交

志安西東至焉耆鎮出交河郡七百里 五花散作雲滿身 畫
玄宗時有俘雲五花之乘唐人亦尚翦駿馬三駿者謂之

三花五駿者謂之五花李白將進酒云五花馬千金裘 萬里方

看汗流血

天馬歌體容与世万里又曰露赤汗沫流赭顏延年賦曰舊門沫赭汗溝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儒也杜

云周穆王傳驊騮耳馳三万里趙云汗血之姿非万里无以見

長安壯兒不敢騎

趙云以善

高都之獨能騎

走過掣電傾城知

雷傳立詩童女掣電兼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入城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梁簡文帝紫駟馬詩青絲縣玉鞵又

云宛轉青絲鞵

天育驃騎歌

天育馬廐名趙云名驃則所畫馬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晉子曰驃驃一日千里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漢文帝却千里馬

今之畫圖無乃是

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暮年不得

是何意態

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選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坡云漢天馬曲曰尾蕭梢朔風起

足銀砧号破層冰

毛為綠縹

昔昭反青黃色也

兩耳黃

雙瞳方

秦本紀周襄王得驂耳之駟相馬經曰馬眼欲紫

矯

龍性

一云矯龍性逸

合變化

崧高詩四牡矯矯延年詩龍性誰能馴

卓立天骨森

開張

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魯國黃伯仁龍馬頌曰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載育杜云蔡邕作使侯碑曰英風發於天

骨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

一云考閱清

峻

一作老牧神駒閱清峻周穆王置大僕正以伯固為之掌侍御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

龍初復舊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足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

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遂

令大奴守天育

坡云舊本作太奴守天育子瞻題子美天育驃驥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今

定猶有石本題云大奴王毛仲也

別養驥子憐神俊

宋顏延年

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驥馬書曰價匹龍媒聲齊驥子周王褒謝賚馬啓曰漢時伯樂偏愛權奇晉世桑門時求

神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通典貞觀初僅有杜

北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群牧至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九監跨蘭渭秦原四州

之地猶為隘狹更拆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兼易一馬○張公即景順也儀鳳後牧圍乘散自乎垂拱潛耗太半開元初牧馬二

十四萬匹三子皆下材也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

右以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故景

其形狀以傳工出然此馬已化死而留形影雖彼圖有健步何由騁其才為世所用哉今子美之言詩及此蓋無陽當世之乏才也如今

豈無騶馮與驊騮騶馮於餘切馮奴了切馬名曰氏春秋飛兔騶馮古之駿馬穆天子傳驊騮騶耳日馳三萬

里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孟子曰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返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莊子馬蹄

篇伯樂曰我善治馬陸德明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伯樂天星名王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

曰夫騶之齒至長服鹽車而小太行鹿計灑地白汗交流中坂迂延負轆不能上伯樂漕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綬衣以幕之於是挽而噴

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又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比三且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償一朝之賞伯樂乃還而顧之去而視之一且市價十倍也余謂玄宗以楊國忠為相牛仙客為尚書皆庸人不識字賢

人君子退黜不用遂致祿山之亂肅宗中興正宜任賢能使能房瑄以宰相器出為鄆州刺史甫亦貶為華州司功何世無才何才不可用

但恨無賢君耳騶馮驊騮古之良馬於老死而不得騁其長才理之与甫何以異是故有是句

騶馮行

太常楊梁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馬乃梁勅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鄧公馬癖識之也晉王

濟解相馬又甚愛之故初得駒驄大宛種死於愛切國名西域

杜預管蘇洛有馬癖傳大宛別邑餘城多善

馬注大宛國有高山有馬不可得因取南

五色母馬置其下与集生駒號天馬子史

蕭摩訶傳安都侯謂摩訶曰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

何啻碎自秋切碎昨沒切山峻貌顧影驕嘶自矜寵顧影

傅匹也相馬經馬有眇影而隅目青熒夾鏡懸言瞳晶光也西

韓下韓盧噬於絲末猛毅鬃鬣高隅目高眶肉駿碾碾連錢動驥

作駿非是碾烏罪切碾力罪切石貌肉駿者肉突起碾碾然也連錢

謂馬文點綴亦連錢也唐開元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騞騞臆亦雅

釋之里有騞騞驛郭璞注色有深淺或駁今連錢也朝來少試華軒下少一作未覺千金

滿高價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死善馬赤汗微生白雪毛天馬歌露赤

銀鞍却覆香羅帕徐敬業詩什卿家舊賜人能取一作

有之一作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深朝趨可刷幽并夜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

里登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朝一作

夕
吾聞良驥老始成老一作差非此馬數年入更驚豈有

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穆天子傳赤驥温驪白義渠黃驎騮踰輪綠耳山子王子年拾

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司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超光勝霧挾翼振迹周於四海也時俗造次那

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謂淺近也世俗淺近安有此馬雲霧

冥晦月精始降而生是焉故武帝作天馬歌者蓋言從天而降生也近聞下詔喧都邑知有驥

騮地上行知有一作肯使謂時下詔取之以為天子之馬矣帝托

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杜詩卷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八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朱景玄畫斷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偃及馬山川竹樹人

物等筆高格逸居閑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齒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曲盡其妙宛然如真實韓幹之亞也
名畫記閣中集偃作鸞
按此歌舊在成都詩中

韋侯別我有所適

韋侯謂偃也

知我憐君畫無敵

君一作渠

戲拈

秃筆掃驊騮

戲一作試

歛見騏驎出東壁

歛許忽也

一匹齒

草一匹嘶

嘶下役切齧也

坐看千里當霜蹄

當丁良切莊子馬蹄篇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

禦風寒齒草飲水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

時危安得真致此

與人同生亦同死

韋偃唐之善畫者也取別於甫試令於壁上作馬末章寓意遭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患難免使甫困躓道路故云與人同生死也

按公集有房兵曹胡馬詩曰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與此同意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宰畫丹青絕倫朱景玄畫斷王宰家于西蜀貞元中

韋令公以容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名畫記王
宰多登蜀山珍籠嵌空巉嵒巧峭胡仔謂按益州益記
王宰大曆中家于蜀川公與宰同時此
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蓋不妄發矣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壺一作丈史記禹本紀言崑崙

避隱為光明也莊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中有五
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前漢郊祀志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
神山傳在渤海中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巴陵郡岳州也洞庭湖
在焉海中有日本國赤岸水與銀河通赤一作南赤岸在廣
陵南兖州記瓜步山

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
岸側其勢始衰山謙之南徐州記京口禹貢北江也春秋分朔輒有

大濤至激赤
岸尤更迅猛中有雲氣隨飛龍莊子逍遙游篇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

海之外舟人漁子入浦溆叙象曰切何遜詩孤飛出浦溆獨宿
下滄洲海賦漁人舟子徂南極東山

木盡亞洪濤風亞一作帶言浪高於山風勢盛
怒是以漁人舟子盡入浦溆也尤工遠勢古

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論一作千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奐
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甫詩言永王璿反漢中吳松江為之阻絕

不通時李光弼守并州光弼唐之良將所攻必下所戰必克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甫意欲得光弼之將平漢中以通吳松故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

老夫公自謂也

玄都道士來相訪

道士謂李尊師玄都

壇名乃尊師之所也東方朔十洲記洲在北海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也

握髮呼兒延入戶

史記魯世

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子謹無以國驕人

手持新畫青松障障

子松林靜杳冥

言松無聲也

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

雪幹

一作霧一作露

偃蓋反走蚪龍形

蚪渠幽切無角龍也

老夫平生好

竒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

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履同

履一作屨東觀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履屨

偶坐似是

商山翁

似一作自商山公謂四皓也前漢王貢傳序漢因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維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召而不至 悵望聊歌紫芝曲

悵望一作惆悵公集有曰隱士休歌紫芝曲又

曰局促商山芝曰志士採紫芝曰五載商山芝按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遂躡躡之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馮駟馬高車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山隱地肺時危慘淡來悲風傷時盜賊擾攘帳望四皓而想其高躡故有是言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一作樹畢宏已老韋偃少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曆二年

為給事中登松石於左省屬壁好事者皆詩詠之改京少尹為右庶子擅名於代林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又云韋鸞者韋宏之子工山

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力高辛人皆知鸞善畫馬不知松石更工咫尺千尋駢幹攢影煙霧鬩薄風雨颺之尺偃蓋之形狀也

絕筆長風起纖末馬融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舊梢滿堂動色嗟神妙

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

死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謂松色暗碧也後漢張奐云太陰之地水厚三尺木皮二寸松根

胡僧憇寂寞憇起例切息也尾眉皓首無任著著直略切附也楞嚴經名無住行名

無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袒徒旱切袒也皆謂胡僧之狀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葉裏

之以為前驅也詩衛風伯也執爻為王前驅爻戟之遺象也隋書志
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門立戟又立戟圖有銀青階

一日過海收風帆言將軍東伐高麗而利於速戰也平生流輩徒養蠹蠹

長安少年氣欲盡長安少年一見將軍而猛氣為之盡夜矣魏侯骨從其精爽緊

言精神峭峻也謝承後漢竇武上疏曰奉詔命精爽墮越華嶽峯尖見秋隼隼鴞也此鷲鳥

以清秋而健擊故用以比魏將軍將軍為羣士之望也星纏寶校金盤陲此言馬之裝飾也顏延年楮白

馬賦其裝具如星霞之布也鮑照詩金銅節盤陲日照光夜騎

天駟超天河此言魏將軍躍御賜之馬以討賊也史記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有星曰王良旁有六星絕漢

漢曰天欖槍熒惑不敢動欖初銜切彗星也槍楚耕切災星也熒惑比強暴言寇亂強暴皆畏將軍之威而不動也按前漢天文志石氏見熒雲如牛其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石氏見槍雲如馬其氏不

出三月乃翠蕤雲旂相蕩摩蕤儒佳切旂所交切翠蕤雲旂謂

貌司馬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歲吾為子起歌都護漢遣王吉口護

道故曰都護按古樂府有丁都護歌古今樂錄云丁都護歌者彭城

內史徐達為魯勅所殺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所收殮之達妻高祖長

女也呼昨至閣下自問欽使之事每問輒嘆息酒闌插劍肝膽

曰丁都護其生哀切後人因其志廣其曲焉

露勾陳蒼昊君玄武暮此比以將軍之衛帝座也勾陳星名玄武

鉤陳則蒼昊君以玄武則蒼昊君當西闈插劍之時也或謂隋天文志鉤陳之星在紫宮中漢揚雄甘泉賦以鉤陳使當兵張衡兩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注引前漢書服虔音義鉤陳紫宮外營星也宮備之位亦象之玄武亦星名張衡思之賦玄武束於殼中兮騰蛇蛟而自糾

千秋萬歲奉明王申言魏將軍也臨江節士安足數趙子

言魏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節士而已或曰夔州號臨江軍甫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番僕而臨江節士又安足數也甫自稱臨江節士杜田謂臨江節士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即士歌曰節士廉既髮上種冠亦乃挂弱水長劍竦雲端是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夫子謂獻納開東觀謝眺詩獻

後漢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閣篇藉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選君王問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如詩賦各游梁

乃若子虛賦後歸成都蜀人揚得意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得意曰臣已人司馬相如自云為此賦帝驚

相如皂鵬寒始急始或音試鵬之擊持寒天馬老能行天

乃愈迅喻補闕之極諫

乃大宛汗血之馬日行千里
老而益壯喻補闕之老年也
自到青真裏休看白髮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盛

唐武后初置廳以受四方之書
謂之知獻使明皇改為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
謂其職近天子之雨露也唐制獻納使掌
封事以獻天子盡取兩都賦日月獻納也

分清切任才賢
以田君為起居舍人從六品上肆中書省
斯為近清林奕劉公幹詩拘限清切林示

退食收封事
此言田君之職也詩退食自公益反議密奏皇衣封版
故曰封事魏相傳故事上書者皆有一封署其一曰

副領尚書者
先發副封 宮女開函近御筵
近一作捧函謂廳函也宮女開
函以所投封事以奏天子也

曉漏追趨青瑣闥
闥下闥作飛青瑣謂中書省
也范彥龍詩攝呂青瑣闥 晴窻點檢白

雲笥篇
此言天子親視田舍人而用為點檢帝翰也漢武帝秋風詞
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又淮南王安傳武帝每報書及賜安常

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或引穆天子傳西王
母遺穆天子于瑤池之上賦白雲謠故曰雲笥篇 揚雄更有何東

賦
公托揚雄以自謂也揚雄字子雲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成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

德號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
網上自西嶽還雄上何東賦以勸 唯待吹噓送上天
今南白
比於揚

雄欲有諷諫正賴田君為獻
納使有以次第薦拔之也

贈翰林張四學士

按大明宮翰林門內有李士院開元二十年置在翰林院

始以翰林供奉改稱李士由是別建院俾專內命太常
卿張珀起居舍人劉光謙首居之貞元中陸贄上疏明
皇之末方置翰林張珀因緣承寵偶當時之議以謂非
宜然止於倡和文章批答表疏其間機密輒不可預唐
百官志元宗初置翰林待制以張說張九齡等為之掌
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李之土號翰林供奉
分掌制誥書敕又改供奉為李士專掌內命其後號內
相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二品之上李肇翰林志翰林院
在銀臺門中麟德殿西廂院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
宣事不敢入始以翰林供奉改稱李士韋執誼翰林舊
事曰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李士院在翰林院
南後又置東院於金奎殿西隨上所任取其近便
翰林志故事曰翰林樞機密地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
草更直於建禮門青綾被或錦筵漏中枕五日一羹食
下天子等與今翰林略同併夜而宿或內務不至外宣
已寂可以深窮性理養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擢嚴經一
奉每下直出門相誑謂云小三昧出雲臺門乘馬謂之
大三昧言如佛之繩縛而自在翰林白居易送獨孤郁
起居遷擢丞相罷職臣院曰碧落留雲住青真放鶴還
銀臺向南路誰到此人間翰林志院在銀臺門外麟德

殿西廂銀臺禁掖
外驚塵南步人間

翰林逼華蓋

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座天子之華蓋象之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

於逐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劉歆遂初賦奉華蓋於帝側李善注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張燕公說長

子均二弟均尚元宗宣親公主步翰林李 鯨力破滄溟 此喻張士即禁中置內宅故曰逼華蓋逼近也

力之健也古今注鯨海大魚也鼓浪成雷噴沫成雨 天上張公子 暗以張放比張垧也子若男子之通稱謂之公

子則公侯之子所以美張翰林也以其置宅禁中故曰天上前漢趙皇后傳成帝時有童謡歌曰燕燕尾涎張公子時相見謂富平侯

張放也 宮中漢客星 又張騫比張垧也前漢張騫傳言騫奉使

有人居海上每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賈躡乘之忽至天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飲問之答曰君至蜀問嚴君平因還問君平君平曰

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未嘗指言張騫宗稟依荆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謂漢武今張騫窮河源乘查而去予按宗稟所言既引博物志

而博物志不言張騫則知宗稟之謬也如庾肩吾奉使江州七夕詩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逐流乃相承訛謬矣今公詩每作張騫為使乘

槎事蓋亦承用然也 賦詩拾翠殿 此美其應和文章也劉公幹贈五官郎

翠殿在大明宮景福殿之東南 佐酒望雲亭 此美其禮遇內宴也漢高祖還過沛

翰林門外乃東內翰林院門北

杜詩卷八

置酒師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長安志
望雲亭在西內太極宮景福殿毀之西也
紫誥仍兼縮謂翰

上掌制詔用紫泥以封印誥詞也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
而粘真之用封壘書漢唐舊儀曰天子信空六皆以武都紫泥封錦

囊白素裹兩頭端无縫壬子年拾遺記元封元年浮折國貢蘭金之
近此金出陽湖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變白有光如銀名曰色

燭常以此封函漢州上將出征及諸使絕國多以此泥為印封衛青
張騫傳傳介子蘇武之使皆受金泥之筆以封也集有贈太常張卿

云車備昭紫泥賀陽城王大夫
人加恩命詩云紫詔鸞回紙

黃麻似六經謂寫誥詞於黃麻

書言碎深厚也唐開元六典中書省冊書用簡制書尉勞制書發日
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牒用黃藤紙江左談賓錄曰正觀十年十

月始用黃麻紙寫詔敕唐名臣錄曰白麻二行三字黃紙始高宗中
書出敕使之內庭唯用麻紙又高宗上元二年詔曰敕制用白紙多

為蟲蠹自後並用黃紙李肇翰林志故事書中書舍人專掌詔開元
始置文士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凡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

用黃麻紙韋執誼翰林舊事唐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論命重輕
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紙在北院自非國重事拜相德

音赦宥則不得用也內八分金帶赤分魯作頌唐志緋為四品服淺緋為五

樞宰節度使賜金帶二十五兩恩與芳劾支青翰林拜命日賜無復隨高鳳

美張珩之入為翰林有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岡而遂得

追隨之也此已下皆公自序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空餘泣

美張珩之入為翰林有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岡而遂得

聚螢

晉車胤字武子家貧囊盛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此生任春草

意言任春時之草生幾度更不

管年華之去矣比自感歎之言淮南招隱篇春草萋萋望王孫芳不歸

垂老獨漂萍

浮南北儻憶

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此公以張垆比嵇康也蓋預指他日隔閡

宜在一聽也呂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怒之色康好鍛向秀為之佐皆一時之會也

贈高式顏

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

是一人

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

艱虞

莊子漁父篇孔子削迹於衛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

友人論文友指李白

高適也昔嘗同入酒壚論文酬詠自亂离相失空知酒壚所在不復別有人可與共飲則亦沉滯塊處而已昔司馬相如与卓文君俱之

臨叩置酒舍令文君當壚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今見式顏因思李

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已言當如鳥之飛如物之動沈佺期李侍郎祭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挽詞者因田橫死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露易晞

亦言人死歸於蒿里故有二章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之者歌之

嚴警言當寒夜

謂軍中警言也

前軍落大星

言將軍之薨也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

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三

壯夫思感決

陳哀詔惜精靈

王者今無戰

言將軍為國致太平也鍾士季

書生已勒銘

書生甫自謂也班固

封侯意踈闊編簡為誰青舞劍過

人絕

子路拔劍而舞

鳴弓射獸能鉅鋒行愜順

鉅思廉切利也

言兵威之行冠无不欣然效順者

猛噬失躑騰

躑音喬又巨唐切壯貌言如猛

其性命也

赤羽千夫膳

羽一作兩言餽兵將以食也家語致思篇

黃

河十月水

前漢永平六年冬十月河水合叛覆乘水渡後漢王雲朝

霸往視之詭曰水堅可

橫行沙漠外

漢書音義沙土

今稱

言兵之神速也

哀挽青門去

漢書韋霸城門民

新阡絳水送路人紛兩位

諸葛亮士人皆野哭詩泣涕如雨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延首飲息兩位交頤

天意颯風颯部曲精

仍銳匈奴氣不驕言匈奴畏其威也無由觀雄略大樹日蕭蕭日或作月後漢馮異傳異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意獨息樹下軍中号曰大樹將軍

城西陂泛舟西陂即漢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青蛾謂眉也宋玉笛賦擗朱唇耀皓齒傳毅此以習水戰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絲幡旌葆麾蓋照耀俟漢武秋風詞懷佳人兮不能忘之

樓船芳濟汾河橫笛短簫悲遠天江摠梅堯臣詩橫笛短簫春風

自信牙樯動牙樯柱也古詩歌辭象牙作帆樯也遲日徐看錦纜牽

吹細浪搖歌扇歌扇所以掩口如羞也燕蹴飛花落舞筵蹴子六切開也魚

不有小船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詩清酒百壺安云有酒泉郡其泉湧出味如酒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五里金錢罄一餐金錢一作千金飯抄

雲字白

雲子指言菰米飯也西坡中則有菰矣公集有詩云秋菰為黑稻精數成白粲是也按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

曰太上之藥刀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 宋朝供駒父詩溪毛入饌光浮夾雲子新收滑溜匙汪彥章詩霜後木奴香喫手秋來雲子滑流匙或曰廬山記度主谷中有瓜嚼水精寒白石号雲子大者如棊子小者如稻米此乃鑿說也

無計迴船下空秋避酒難

言主人苦相勸主人情爛熳

相如上林賦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持答翠琅玕琅玕喻主人投我爛熳作此篇什以報之也或謂主人待我情意爛熳我持此詩當翠琅玕以答之矣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双玉盤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蕭史秦女弄玉之婿故得以此駙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縵

公有女名弄玉遂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皇聲鳳皇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皇飛去謝靈運詩志志永幽棲豈伊年歲別

林間踏鳥毛

即隨鳳飛去之謂也

亂石閉門

高客醉揮金碗

揮者弃也

詩成得繡袍

唐武后使東方朔宋之問

清

詩揮金留安坐

詩成得繡袍

賦詩二先成者得錦袍

秋多宴會

一作樂終日困香醪

香醪酒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

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簡文帝晚景納涼詩珠簾影空捲柱戶向他開鳥窠星欲見荷淨月應來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

絲

雪謂洗也宋超米蓮詩摘除蓮上葉拖出藕中絲徐彥詩折藕絲能脆抽荷葉正圓

片雲頭上黑應

是兩催詩

蓋戲言也雲欲雨當速歸而詩未成則將欲為雨以催之矣東坡蘇子瞻嘗用之曰颯二催詩白雪來

兩來雷席上風急打船頭

作惡

越女紅裙濕燕姬翠

黛秋心纜侵堤柳繫

蓋兩急當避進舟於岸旁故侵堤柳而繫纜也

慢卷浪花浮

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陪李金五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

世說任誕篇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看勝地

余行得自娛

余一作徐見

輕吹鳥毛毳

毳尺芮切細毛也言走見金吾骨輕似吹鳥毛之輕疾也或謂此甫謙辭也按刘向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

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
子曰吾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
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
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安早人
者六翮之用乎將尺毛毳也

隨意數花鬚數所矩切計也言遲留飲細草

偏稱坐亦飲酒闌珊而偏坐於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

可怕李金吾酒懶再沽恐飲而醉歸晚而犯金吾掌宮外戒非常

水火之事吾猶禦也注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徹於外相為
表裏以擒奸計猾韋述西都新記曰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曉傳呼以
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故
中書侍郎蘇味道上元詩有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九日曲江康駢劇談曲江秦州開元中疏鑿為妙

列煙水四際葦花常侍兩京記曲江
昇道坊龍華寺南流水屈曲曰曲江

綴席茱萸好西京雜記漢武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

九日折茱萸更房以浮舟菡萏衰爾雅釋草荷美葉其莖茄其
插頭言辟邪惡

運其根藕其季秋時欲半一作百年九日意兼悲江水清

源曲

西京雜記以水源

屈曲故謂之曲荆門此路疑

此公疑荆門龍山之景

以九日宴從事於龍山王嘉落帽龍

山在荊州門外今有落帽臺存焉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

期此言是日之晚在曲江賞翫之興已尽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矣

期高與尽乃子猷與尽而返之義也莊子天地篇季徹曰搖蕩人心

九日揚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陵改奉先縣屬京北府奉先長安良地公起長安東征

驪山下東北趨奉先呂汲公攷曰公天寶十四載十一

月初自京赴奉先是月有祿山之亂至次年改至德元

載五月公避亂左馮翊作白水縣崔少府高齋詩七月

公命駕迎旅邸時其月肅宗踐祚靈武公西走靈武陷

賊羈身鞞川藍田有九日藍田崔氏在詩觀此詩九月

楊奉先崔白水同會則是詩

作當在天寶十四載九日矣

今日潘懷縣

此指揚奉先比潘岳也晉潘岳傳岳字

同時陸

浚儀

此指崔白水比陸雲也晉陸雲傳雲

坐開桑落酒

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出補後儀令

仕後魏置河東郡郡有民劉墮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酌縣食同枯

枝之年耕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名焉王公庶士牽拂相招者每云索

郎有願思同侶之語索郎返話桑落也蓋桑落酒出蒲中故使信就

蒲州刺史之酒詩曰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

陵侯又信詩曰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齊民要術桑落酒法用九月九日作水麴米比日以九斗為糶續古今注云索郎酒者桑落時美故以為言按此即是反語爾鄭印又曰桑落河出馬乳

枝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酒令人長壽天宇清霜淨詩幽風九月肅霜公堂宿

霧披公堂乃楊奉先之公堂也宿霧披言晴也晚酣留客舞

鳧鳥共差池差初加切差池言舞之貌也今以王喬比揚崔也

自東南飛來於是奉羅張之但得一双焉焉

天寶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作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二十韻

地理志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屬縣秦文公分清水為

栗邑南界臨白水魏文帝改為白水縣昔漢彭衙縣也

水經注白水源出分水嶺西明皇紀天寶十五載夏六月辛未賊祿山入潼關法駕符劍外秋七月甲子肅宗

即位于靈武建元至德是年公在奉先以舅崔公為白水縣尉故夏適通泉避亂時有是詩

安足從南縣來南縣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浩蕩無與適浩

悠遠不定之貌屈原九歌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齋浩

坐林杪杪亡召切信宿遊衍間衍于線切間音敷切寂清晨

陪躋攀傲睨俯峭壁睨五計切視也海賦崇岡相枕帶

曠野懷咫尺曠一作回一作迥言野雖始知主人賢贈此

遺愁寂主人指崔少府以此景贈危堦根清冥此言文蔚館之高向據

也曾冰生浙瀝言高而令潤之氣襲人如水也宋玉招魂篇曾

灑而先集雪紛採而遂多上有無心雲陶潛歸去來辭下有

欲落石古詩欲落石泉聲聞復急急或動靜隨所激激

作敲手非是東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射食亦切弓弩發也

作激正異同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動靜言景物或動或

靜者隨所目擊而生如泉聲或聞或不聞心靜則有聞心動則無

泉聲之有無不在於泉蓋因人之動靜如何耳泉無情之物尚然况

鳥有知一隱一見豈不隨人今聞其聲不見其身由懼彈射吏隱

故也鳥尚愁况人之靈於物者其可不避讒搆而隱為吏乎

適情性

一作道

茲焉其窰宅

自古有市隱有吏隱費長房

隱者老聃為周柱下史莊周為漆園吏此隱於吏者崔少府避讓構而隱於吏不以簿書獄訟之煩常欲樂適於性情故卜窰宅于此以為宴游之地右皆序高尚之趣也海賦靈仙之所窰宅

白水見舅氏

白水縣名舅氏指崔少府也餘見題注

諸翁乃僊伯

伯長也言崔氏為神仙之伯焉神仙傳安少翁曰專貴於是仙伯奏安不敬杖藜長松

陰

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應門作尉躬谷僻昔漢梅福作尉有神仙

我炊雕胡

雕胡菰米也長安人謂之雕胡宋玉風賦主人之飯為臣炊雕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

遙展良覲

良覲良會也崔少府謂主客相敬之禮設雕胡飯以待之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引領莫良覲

父風頗愁

愁一作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龍无角曰蛟

雷殷殷尋地脉

殷於謹切雷聲空裏雷以喻綠山兵威之震時

煙氣瀟瀟翠

瀟瀟貌兩都賦巖峻嵩翠

森慘戚

言妖氣紛起而翹翹邪物皆附之而為亂寄劉峽州翠虛

所向皆摧如雷聲

喻祿山也此已下

萬意祿山之叛

京師陷於祿山如盤渦為蛟所翻况兵威振赫

所向皆摧如雷聲

尋地脉而來也

言妖氣紛起而翹翹邪物皆附之而為亂寄劉峽州翠虛

人崑崙崑崙峒顛前迴首如不隔如一作知言崑崙崑崙峒之

連結前軒頽反照頽一作摧巉絕華嶽赤言晚日映旌旗也兵

氣張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相公指哥舒朝也天

召哥舒翰守潼關明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鐵馬雲霧積作煙玉觴淡無

味胡羯豈強敵黃庭內景經長歌傲屋梁蘇武詩長歌正

賦日朝出照屋梁淡下流衽席祿山本胡人故云胡羯用宴于高齋李

之无味復思胡羯終必敗之豈為強敵是以感慨為之長歌人生

半哀樂天地有順逆人生哀樂相半天地之氣亦逆順相半

逆莫大焉玄宗開元以前民物阜康可謂享其逸樂矣天寶以後天

下大亂其哀樂為如何設哀樂所在逆順隨之天人之理豈不若影

響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李陵書益將

詩鄙事相填委朝謀畜長策光武贊明東郊何時開書費誓言徐夷

開帶甲且未釋未得解欲告清宴罷罷一作疲難拒幽明迫

三嘆酒食傍

左氏傳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何由似平昔

甫自

國之夫當國家休明之時不能推恩抚恤反馳之征伐四夷徒恃猛將如雲廣謀長策可以控御四方一日祿山乘隙反叛東郊為之不開帶甲之夫何時得解甲而為大平之民乎當兵革之際日夜憂迫於人何暇晏然為此宴會南欲告罷清宴再三發歎何得似開元之間邪為人君者居安慮危在念治亂其可忽諸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

美崔少府之善政禱雨應期古人所不能及也

碧山晴

又濕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

旱頗甚

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枯損帝王世紀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禱於桑林之社

以六事自責劉向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折川竭前沙爛石於是使人持六足鼎祝之山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首行耶謗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兩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今日醉茲歌

沙苑行

李吉甫郡國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馬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

一作白如水平一依遠如水平前漢京兆尹左馬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

州於昔為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白水縣以其水白因以名之白沙即沙死也如至也自沙死至白水百有餘里

繚以周牆百餘里繚盧絞切繞也以牆圍繞牧馬監于此以養

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三輔故事上龍媒龍媒是

渥洼生渥音握佳於佳切水名前漢禮樂志元符三年

稱獻於此西域傳死別邑七十餘城多苑中騾牝三千匹

唐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張萬歲為監豐

草青青寒不死詩湛露在彼豐草食之豪健

西域無食音嗣飼也寒時草當死而沙死之地宜草寒而不死

每歲攻駒冠邊鄙攻一依收謂每年王有虎臣司苑門

周禮夏官司馬虎賁氏掌守王閉宮門詩魯頌矯二虎臣入門天廐皆雲屯言馬之多也陸

雲驪驪一骨獨當御驪息逐切驪色莊切又所兩切良馬也驪

成公有兩驪馬子常欲之春秋二時歸至尊所掌之馬多

而其中惟有驕驕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
之中春秋兩次進之也至尊乃天子也
至尊內外馬盈億

內外馬數將盈億開元初收馬二十
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
伏櫪在垆空大存

是凡材空大存之而不加驕驕之駿異也魏武樂府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魯頌駟二牡馬在垆之野
逸羣絕足

信殊傑蜀志關羽傳諸葛亮謂羽曰馬超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此馬書中國雖饒馬其如此絕足中

少倜儻權奇難具論倜儻切倘他朗功不羈也權高也前
漢禮樂志天馬歌志倜儻精權奇顏延

年賦雄志倜倜儻切倘他朗功不羈也權高也前
尚精權奇倜儻切倘他朗功不羈也權高也前
累累追阜藏奔突地都回切追阜言死中之
往

往坡陁縱超越坡陁言苑中之沙汀
可以縱馬之超越也角壯翻同麋鹿遊

言馬之角鬪其壯可與麋鹿並其能以麋鹿善走
險也。顏延年赭白馬賦分馳迴場角壯永峙
浮深浮深謂浴於水也此篇前寓意於祿山而為之若曰唐家諸
鼉窟將為不少玄宗皆以此才視之獨以兵權委之祿山甚見寵

貴故云驕驕一骨獨當御終使祿山難制奔突超越一旦反於范陽
何此為之震蕩豈非簸蕩鼉窟之謂乎木玄虛海賦鐵窟浮深

泉山巨魚長比人馬之絕羣者能化龍魚之絕羣者亦然魚
長比人此魚之絕羣者也甫既以馬比祿

山又以魚比史思明蓋思明乃祿山之將相繼而叛故甫
託意焉按泉或作海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

丹砂作

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馬與魚龍

異物而同精氣鱗未能成龍亦有神靈所憑故也祿山魚非真龍亦已有猪龍之質故集有靈敏詩復歸虛无底化作長黃虬蓋謂是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七月申避寇所

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非西周之三川也按華陰屬華州華源屬耀州平陸屬陝州在州北五里有

傅岩穴即虞芮之人讓畔處甫天寶十五載五月在白水縣崔少府高齋是年七月觀賊勢猖獗復自白水將

適邠州偶值水漲故作是詩寓意於賊勢衝突所嚮莫禦觀之者可以意會甫之意不在於水可知也

我經華原來

柳宗元曰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凡九

不復見平陸

謂平陸縣已陷于賊

也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

窮或作穹言逃竄窮僻之地也

火雲無時

出一作无

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兩行潦相承感

回切相逐相擊也海賦磊砢句而相逐砢句重疊也

翁句川氣黃

翁鳥孔切翁若谷切又音去孟匪也川氣黃謂

水混濁泥滓也

羣流會空曲

言四方不逞之徒皆附賊為亂而聚于西都也鮑照芙蓉賦繞金渠之空曲

清

晨望高浪

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忽謂陰崖踣

踣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為之沉蹶也

恐泥

窟鼠蛟龍泥乃計功滯也陷也龍無角登危聚麋鹿喻小民携乃

于原野也野也枯木且卷拔樹查與礪礪共充塞礪礪沙石也水勢飄

蕩枯查与沙石聲吹鬼神下一京其疾速如鬼神之下也勢閱

人代速唐諱出改作人京城民物焚劫殆盡已非昔日繁庶觀其

新世何人之能改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四瀆為眾流之尊故万穴

眾之德宜万方之民所不歸心是使祿山得以長驅而及觀泉源

漲反懼江海覆漂沙折岸去漂匹妙切浮也海賦漂沙奔

漱壑松栢秃賦漱乘陵破山門廣雅陵乘也宋玉風賦

山迴幹裂地軸裂一作倒地有二十六百軸是以能載昔共工

不滿東南祿山之乱亦如之張華博物志地示之位起形於崑崙高

方一千里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方二十餘

地軸挺拔而爭迴交洛赴洪河寰宇記鄆州洛交水在縣及關豈信

宿閩謂潼關也再宿曰信唐地理志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右桃林塞也應沉數州没如聽萬

室哭聽他經切聆也自及觀泉源帳已下皆喻祿山之攻略比趨洛西潼關只在信宿之間遂使數州沉之乃室号哭不亦悲乎

穢濁殊未清言賊未平也風濤怒猶蓄喻吐蕃復也何時通

舟車陰氣不豎黷豎千敢切黷徒十切豎黷泥黑也何時得盜賊宜息以通舟車而殺氣清朗也此由

滑側足謂當兵革擾攘吾道拘而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天地雖大若無所容寇盜乘時並起雖山林之間側足而行若恐標掠聞知也雲雷屯不已屯一作此艱險路更踣踣渠玉切促也普天無

未脫葬魚腹詩兔置蕭之兔置施于中林赴武夫公侯腹心王子居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易曰雲

川梁欲濟願水縮魏文帝雜詩欲濟河無梁謝玄暉詩江漢限無梁因悲中林士

雷屯君子以經綸當是時得賢人君子為之梁棟舟楫之用庶幾濟難涉險安慮其為魚者故方雲雷之屯不已世路艱險轉見踣踣

行普天之民墊溺當棟梁舟楫之任者其誰乎是以中林之士

未免為魚之患也屈原答漁父曰益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

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鴻鵠一率千里何由騎跨鴻鵠高飛遠率然後可以脫禍但率頭向彼蒼

杜詩卷八

無可奈何而
訴于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八

杜詩卷八